勤奋　严谨　求实　创新

北医人

双月刊

合为发展，融则共赢

北大医学的故事

2018 年
第 1 期
总第 71 期

北医人

3 封面故事

合为发展，融则共赢 北大医学的故事

- 合 · 历史种子
- 合 · 崭新起点
- 合 · 北大医学
- 融 · 全人教育
- 融 · 交叉创新
- 融 · 未来已来

17 专访

■ 最好的时代做最大的努力——专访北京大学副校长、医学部主任詹启敏

■ 深度融合是化学反应——专访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

■ 文 /《北医人》记者 徐璐

21 往事

北京大学医学院 1946 级往事

■ 文 / 根据江伟珣、应读鳌、许鹿希文章整理

25 燕园故事

■ 姜宇：经历过，才懂珍惜

■ 蒋晓晓：受益终身的精神给养

■ 文 /《北医人》记者 徐璐

■ 秦川：北大的多元和包容给了我更多的可能性

■ 张智昱：从北大生科到临床医学

■ 文 /《北医人》记者 韩娜

■ 健康传播——在交叉领域中探索无限可能

■ 文 / 李智宇

41 团队

■ 乔杰、谢晓亮、汤富酬团队：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

■ 文 /《北医人》记者 韩娜

■ 韩鸿宾交叉学科团队：“尊重”是学科交叉与学术创新的第一要素

■ 文 /《北医人》记者 徐璐

49 致辞

大学是通向未来的桥——林建华在北京大学建校 12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北医人（双月刊）

刊名题词
韩启德
顾问
詹启敏　刘玉村
编委会主任
李文胜
主编
焦 岩

责任编辑
徐 璐
编辑
于 洁
韩 娜
校对
宋再伟
陈丹阳

美术编辑
徐 璐
图片
黄大无
邱志维
黄政翔
制图
邱志维
部分图片来源北大官网等

制作
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宣传部

编辑部地址
北京大学医学部
跃进厅 445 室
邮政编码 100191
联系电话 82801241
投稿邮箱
beiyiren2011@126.com

合为发展，融则共赢

北大医学的故事

■ 文/《北医人》记者 徐 璐

2018，北大迎来百廿周年，北医走过106年。百年历史深处，北医与北大有过短暂的交集；新世纪到来之时，又因共同的使命和理想，合并为一。北医融入北大，成为“北大医学”，医学的发展成为北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向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目标奋进。

“ 我们更需要深度融合，
是化学反应。

“ 医学既是平台，亦是出口

合·历史种子

1946 年 10 月 10 日，国会街北大第四院（现新华社所在地）大礼堂里聚集了二千多学生，在北京大学“最简单”的开学典礼上，新任校长胡适穿着蓝长衫和黑马褂，连扩音机都不用，对学生说“家常话”。

他讲述了北大四十八年的历史，并特意为医学院“登起了广告”，他说：“人才方面都选全国最好的人才担任，设备方面在国内恐怕只有上海医学院和中大医学院差可相比。凭这种人才和设备，我们应不悲观，我们可以鼓励作小小的梦想。”

胡适先生所说的“小小梦想”，即是在号召大家“把北大做到最高学府，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此时的北大，不但人数大大增多，更是“新”的。

1946 年 5 月 4 日，由北大、清华和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举行结业典礼，宣布解散。同年 7 月，北京大学在北平（现北京）复校。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六分班（现北大医学部）连同附属医院一同并入北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院。以此为始，北京大学除文、理、法三院外，新增农、工、医三院，发展成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综合性大学。

此时的北京大学校本部及文、理、法三个学院在沙滩和景山东街一带，医学院在西什库后库，工学院在西城，农学院在西郊罗道庄。

当北大兴办医学院时，代校长傅斯年极具热心，亲任医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他说：“医学院极有意思，也有学术上之价值，但太花钱了。”

胡适说医学院“由全国最好的人才担任”，此言不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被日军占领，大批协和教授进入北医。北大复员之时，医学院有教员 180 人，学生 610 人。医学院院长先后为解剖学教授马文昭、生理学教授沈钧淇和皮肤学教授胡传揆。胡传揆教授同时任医学院附属医院（亦称北大医院）院长。

医学院下设医学、药学和牙医学三个系，医学系再分十八科。解剖科马文昭、李汝祺，生化科刘思职，生理科沈寓淇、孟昭威，病理科秦光煜，公共卫生科林宗杨、严镜清、叶恭绍，细菌科颜春辉，寄生物科冯兰洲，内科钟惠澜、王叔咸、吴朝仁、陈国桢，外科谢元甫、关颂韬、孟继懋，儿科诸福棠，妇产科林巧稚，眼科毕华德，耳鼻喉科刘瑞华、张庆松，皮肤科胡传揆，放射科谢志光，脑神经科许英魁等教授，皆是造诣极深的医学家。还有牙学系的毛燮均、钟之琦，药学系的薛愚、王序、楼之岑等。

不仅教授阵容强大，医学院还聘请了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像是：外科讲师吴阶平，后来成为中国泌尿外科奠基人；外科助教张金哲，后来成为中国小儿外科创始人；讲师翁心植后来被誉为“中国控烟之父”；讲师严仁英是未来的“围产医学之母”；严仁英丈夫王光超也在皮肤科担任讲师；药学系助教蒋丽金未来是中国光化学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从北大化学系毕业后到医学院当助教的李载平，后来是中国基因工程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不仅有大师名师，医学院还通过延长学制、开展预科教育、招收研究生、实行住院医师制度等一系列改革，使其办学水平显著提高，声誉日隆。

医学系首次招收了长学制（七年制）学生，包含两年预科、本科四年、实习一年。其中，预科阶段的科主任由北京大学理学院李汝祺教授兼任，课程设置及教员均由理学院负责。

药学系学制五年，系主任为薛愚教授；牙医学系学制六年，系主任为毛燮均教授。

1952 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医学院脱离北京大学，独立建院并更名为北京医学院，1955 年校址迁至今日的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8 号。

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历史只有短短六七年，但从当时的学生中却产生了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数名位院士，以及许多学术带头人。生于忧患的医学生们既受到了沙滩红楼民主自由的洗礼，又受到了医学名师的严谨教导，因而精英辈出。

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本土科学家屠呦呦，于 1951 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生药专业，1955 年毕业。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有着极大的兴趣。她更强调在校期间扎实的教学和研究传统让她终身受益。

从 1946 年到 1952 年，在这期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后来成为院士的有：1947 年毕业的儿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胡亚美；1950 年毕业的神经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王忠诚；同年毕业的手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澍寰；1951 年毕业的中国现代精神病学的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渔邨等；1952 年毕业的“中国头孢第一人”，中国制药工业企业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安静娴等。美国四大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钱煦亦在 1947 年考入北大医学院预科就读。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北医是其历史上的第一次崛起，这一时期的北大亦是一次全面中兴。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份历史渊源亦为北医和北大的合并埋下了种子。

北京大学北平复员开学典礼合影

沙滩红楼是 1916 年至 1952 年期间，北京大学的主要校舍所在地之一。北大医学院学生曾在此上课。

合·崭新起点

2000 年 4 月 3 日，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北京大学与（原）北京医科大学合并大会举行，脱离北大半个多世纪的北医，在新世纪和北大共同组建了新的北京大学。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发来贺电，他指出："综合性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传播、知识创新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江泽民希望北京大学师生们"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继续奋斗"。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一目标，正是由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此后，教育部提出《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并正式启动了 985 工程，率先在北大、清华两校实施。

自此，如同"实现现代化，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当代中国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一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亦成为这一代北大人之奋斗目标。而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中，北大和北医再次走到了一起。这既是学校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

建国之初，中国工业化建设亟需"大量和合格的各种专门人才"。1949 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确立了"借助苏联教育建设先进经验"、"特别着重于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的方针。1952 年前后的院系调整便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在这次调整中，北大虽保留为"综合性大学"，但也从一所"文、理、法、医、工、农"学科齐全的大学，变成一所"以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专业技术性人才的需求逐渐让位于对综合性、创新性人才的需求。20 世纪 90 年代，"共建、调整、联合、合并"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八字方针被提出。从 1992 年开始，便有医学院被并入综合性高校，这股院校合并的浪潮，在 2000 年前后迎来了高峰。而在众多的合校实例中，北大与北医的融合模式被认为最为成功。

早在 1994 年，时任北京医科大学校长的王德炳便提出了与北京大学联合办学的设想——让北医七年制学生在北大学习，提升基础学科和人文社会学科的基本素养。1995 年，两校签订了联合办学协议，同年 9 月，首批北医七年制学生正式进入北大进行第一年的基础课学习。1996 年，北京大学医学中心成立，两校研究生开始互选课程，两校教师在新兴交叉学科方面开展合作。

"通过这一年的合作实践，我们意识到要培养世界一流的医学生，必须加强人文与科学的通识教育，要发展世界一流的医学学科，必须与其他学科互动、交叉，乃至联手；要想与世界一流的大学接轨并发挥自身实力，需要一个更高的平台和更大的空间。"王德炳回忆当时领导层共识。

1998 年 2 月，两校联合工作小组在北大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双方开始正式讨论《关于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联合组建新的北京大学的请示》。据王德炳回忆，北大领导希望在百年校庆时，正式宣布合并。但卫生部则希望稳步前进，不一定非赶校庆的日子。11 月，合并筹备小组成立。

事实上，合并过程中确实有大量的具体工作需要落实，诸如招生、附属医院管理等突出问题需要经过探讨去解决。在合并过程中，北医坚持了相对独立的原则，双方达成协议，采取委托法人制，对外有独立的身份进行各种活动，保留原北医的行政架构，以管理医院、各学院、研究所。

2000 年 5 月 4 日，在北医会议中心 206 会议室，北京医科大学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科学院院士、病理生理专家韩启德教授出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并兼任医学部的主任，他同当时的北大校长许智宏共同为北京大学医学部揭牌的照片成为历史定格。北京大学医学部作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开始了新的征程。

上：1995 年，原北京医科大学与北京大学签订合作办学协议。

左：2000 年 4 月 3 日，北医与北大合并组建新北京大学，李岚清等国家领导人出席。

2000 年 5 月 4 日北京医科大学更名北京大学医学部。

合·北大医学

强强联合是为了 1+1 产生大于 2 的效应。

北医与北大合并后，学校重新修订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规划。医学部得到了“985 工程”4 个多亿的资金支持，这在北医历史上前所未有。“211 工程”中，北医获得的是千万级的支持。

借助“985 工程”资金的强力支持，北医在学科建设发面有了长足的发展，校园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职工待遇亦获得提升。当年顶着压力，合校后担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王德炳说：“虽然北京医科大学这块牌子没有了，但医学的发展并未停滞和萎缩，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整体发展得到了加强。”

在众多的合校实例中，人们普遍认为“北大模式”最为成功。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原常务副主任柯杨分析北大模式时认为：“保证医学教育在管理体制上的相对独立，就保证了医学教育本身的综合性、完整性。这是一个尊重医学教育规律、符合医学教育进一步改革发展需求的模式。”

在北医百周年之时，柯杨曾对合校的成就有过一个高度概括：“大学的综合性和办学实力进一步加强，改善了‘医学人’管教育的局限性，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进一步加强；学科之间交叉融合得到促进；‘985’经费对医学部的投入，大大地改善了医学部办学的硬件条件、人才稳定和吸引力度，保证了学科快速发展；学生受到了更好的教育。”

尽管有赞誉之声，尽管有成就进步，但合并后的发展远非一路顺通，问题、挑战时时存在。随着互联网时代飞速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跑步前进并不能保证领先，稍有迟缓更会导致落后。

2016 年初，医学部启动行政领导班子换届和党委领导调整，医学部主任詹启敏、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履新。随后，他们带领新一届班子提出了“北大医学”的发展战略和理念。

“体制相对独立，思想需得融合。”自在北大医院当院长便注重文化建设工作的刘玉村认为，北医人的思想需要进一步解放。“大家说‘北医’说的太习惯了，会给大家一个错觉；我们提出‘北大医学’是从理念上的一种更新。医学部的围墙仍在，北大医学人思想的藩篱已破除。”

“北大医学”的理念经过多次深入讨论，内涵和外延都不断丰富完善。“一是遵循医学发展规律，二是充分发挥北大综合学科的优势，三是结合医学部的医学资源优势和特点。”詹启敏说。

正如所期望的那样，“北大医学”在医学部师生、附属医院职工、海内外校友口中传播度极快。“北大医学”背后的深层含义，也经由詹启敏、刘玉村两位在大大小小会议上的一次次阐述而逐渐深入人心。

“我们提出北大医学发展战略和理念，就是打破学部和学科之间的壁垒，通过医学整合北京大学所有和医学相关学科发展的资源，包括医工结合，医理结合，医学和光学、电子、材料、纳米技术、生物信息、大数据等前沿学科的结合。”在北大 119 周年校庆活动，在北医 105 周年交流会，詹启敏向全校师生传达着这样的理念。“医学既可以成为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多种前沿优势学科交叉融合，医学亦可以成为一个出口，承接多种前沿先进技术的落地和应用。”

如果说半个多世纪前，傅斯年还只是觉得“医学极有意思”，那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随着“北大医学”的提出，现在的北大领导层则是“前所未有地重视医学”，已经将医学作为北大发展最重要的战略方向之一。

合并只是开始，真正的融入才是未来。如同刘玉村所说：“合并是行政手段，是物理反应，我们更需要的是深度融合，是化学反应。”

在医学部 105 周年庆典晚会上，北京大学副校长、医学部主任詹启敏、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书记共同朗诵原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韩启德作词的《北医是个家》。

北大医学
PEKING UNIVERSITY

融·全人教育

从学院路 38 号到颐和园路 5 号，距离 5.4 公里，骑自行车大概需要 20 分钟。北大医学部和北大本部之间，每天晚上两趟班车往返。乘坐班车的大多是医学生，他们往往是去赶晚上双学位的课程，或是参加本部社团的活动，或是去百年讲堂看一场演出。

对于“深度融合”，医学生的感受更为具体，更为直接，也更加急需和迫切。

从 1995 年开始，便有北医七年制新生进入北大修读基础课程。两校合并后，越来越多的医学生得以在燕园接受通识教育。而今，医学部在燕园的医预办公室管理着来自六个专业（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药学、预防医学、医学英语）19 个班级的 700 多名学生。

医学教育本质上属于职业教育，但关乎人类“生命健康”的医学，又对医学生人文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科学技能”和“人文素养”被比喻为医学的两只翅膀。

从 2008 年开始，医学部启动了“新途径”教育教学改革，“全人教育”的思想贯彻其中。所谓“全人教育”即是强调培养学生精湛专业技术的同时，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品德，并使之相融合，达到德才兼备的目标。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召开，更是强调了“立德树人”的中心地位。

一所综合性大学——齐备的学科、厚重的人文底蕴，这对于培养人文素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的视野更开阔，他的人文情怀就更容易建立。”刘玉村说。

当然，医学生人文素养的养成，仅靠燕园一年通识课程是远不够的。即便是在本部校园里，林建华校长亦认为：“通选课对拓展学生知识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个人素质培养、价值观养成等方面效果并不明显。”

“接受北大文化熏陶”是刘玉村认为比“上几节课”更为重要的一件事。“尽可能多地参加大学里的学生活动，尽可能广泛地听各种讲座，开展社会实践、融入社会……”刘玉村期望医学生们首先把自己作为一名北大学生，真正融入校园。

2018 年寒假，在北大生命科学院 1990 级校友王飞的支持下，以燕园一年级医学生们为主，天下无“尘”·关注尘肺病社会实践团成立。学生们赴江苏、山东探访尘肺病患者，调研采访。他们还筹备成立北大尘肺病关爱社，以期对尘肺病人提供长期的关注和救助。

“我们鼓励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和参与志愿服务，我们一直在把‘早接触社会’的理念灌输给他们。”医预办公室的老师介绍。“从一定程度上，我们更鼓励医学生们跟其他专业的学生共同组队，我们不定主题、不定方向，就是希望学生们广泛接触社会各个领域。”

燕园开拓了医学生的视野，与此同时，燕园也打开了一扇“医学”的窗户。

课堂之上，《医学发展概论》通选课设立十多年，由韩启德、柯杨、詹启敏、乔杰、陆林等大家亲自参与授课。这门课程面向全体北大学生，半数选修者来自医学之外的其他各专业。“这门课对于非医学专业的学生来讲真是大开眼界的课程，而且讲课的阵容绝对豪华。这门课颠覆了自己对于医患关系的刻板印象。”北大学生如此评价。如今，越来越多的医学老师在北大开设通选课、公选课。

课堂之外，关注尘肺病社会实践团不仅有医学生参与，还有不少其他专业的同学加入，通过这次的实践，这些学生对医学又多了一份敬意。

如果说“医患关系”的改善任重道远、医学科普亟待加强，那么如果从校园入手，从中国最顶尖的这批学生入手，增进其对医学、医学生和医护工作的了解，这未尝不是一个有效方式。

每一个从燕园归来的医学生都要经历或长或短的一个适应期，这个适应有深层文化方面的：从多元、热闹到专注、宁静，也有最直观的校园环境、硬件设施方面。

上图：医学生参加北京大学 2017 年新生“一二 · 九”运动 82 周年师生歌会；

下图：医学生参加北京大学运动会。

左页：120 周年期间的北大校园。

没有了百周年大讲堂、邱德拔体育馆、新太阳学生活动中心……尽管北医近几年校园建设亦有发展：风雨操场的落成、跃进厅的重建，学生宿舍的改造……但显然这个速度还远跟不上本部校园的发展。

“校园也是教育”，林建华校长在北大建校 119 周年“双一流”建设推进会上讲。“好的校园可以塑造人、教育人，给人以感悟和启迪。”近年来，燕园的改造让人耳目一新。

“医学部校园鸟语花香，原生态十足。”这是詹启敏经常用来形容北医校园的一句话。他和刘玉村一同将校园建设作为了工作的重点。

药学院新楼、国际合作交流中心改造正式启用，北京大学医学部体育馆基坑建设已经完成开工，北京大学医学部科技大楼建设启动，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改造已经立项……围绕服务师生的目标，医学部的空间校园基础建设也加快了步伐。

“让科研人员有现代化的实验室，让学生有更多的上课、读书空间，工作学习之余，让师生有能坐下来喝杯咖啡，小声聊聊天的场所，有健身的体育馆，有享受文化的会议中心，医学部校园一定会有一个崭新的风貌。”刘玉村信心十足。

校园是教育，校园中的全体教职员工亦是育人主体。学生在校园中学习，更在校园中生活。

班车开通很方便，但如果再多几趟就好了；图书馆互借犹如一体，但如果医学图书馆硬件设施能像本部图书馆那样高大上就更好了；燕园一年通选课还没学够，回到医学部能不能接着选接着学呢；北大食堂我们最爱的鸡腿饭、三丁包、干烧肉能不能复制来医学部食堂呢；两个校园的无线网络能不能共用一个账号呢……

在对学生的一个小范围调查中，大家普遍感受到融合的速度在加快，程度在加深，而同时提出的问题也涉及到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背后无不需要资源的深度整合，双方行政部门的通力配合。

如今，“全员育人”理念正在校园中推行，“行政体系”的资源整合也在加速。

就在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4 月 27 日，医学部信息通信中心发出了“关于开放与校本部网络互访服务的通知”，校本部和医学部的信息服务部门合力打通了两校区之间的上网壁垒。

学生们最为关心的选课工作，也在副校长高松亲自主持下稳步推进，支持互联互通、本研互选的新版选课系统有望在 2019 年春季上线运行。

进入 2018 年，北大将迎来大批 00 后学生。成长在中国经济繁荣发展的新世纪，生活在互联网、社交媒体深入渗透的新时代，这些学生的精神风貌、文化气质可能很难再用学科来划分。

“这批全国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将成为北大本部和医学部校园间最强大的纽带链接，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教育，使其成为引领未来的人，亦是北大医学所应担负的责任。”刘玉村表示。

融·交叉创新

学科交叉在北大有着历史渊源。“学科交叉是创新思想的源泉。”随着科学发展，这一认识如今已深入人心。

“回顾近百年的医学发展史，有两个特点，一是科技创新，二是学科交叉。医疗技术、药物、医疗装备的创新发展，都需要跨学科合作来完成。”詹启敏说。

然而比起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一个人埋头苦干，学科交叉更需要科学家们拥有广泛的知识结构，善于沟通和合作，敢于挑战未知和空白；学科交叉也更需要大学提供促进交流和探索的平台，改进鼓励挑战和创新的评价政策，加强平等、公正、包容的科研人文环境建设。

“北大医学”发展战略的要义便是“打破学部和学科之间的壁垒”。校本部与医学部之间的深度融合也是学科交叉、科研创新的迫切需要。

2008 年，北医三院放射科医生韩鸿宾到医学部科研处应聘。他在科研中遇到了很多学科交叉的难题，于是带着“如何让学科间更好实现交叉”这个命题，他来应聘北医专门成立的交叉学科管理小组的职位。

早在两校合并时期，韩启德引进美国朱棣文式生物医学跨学科模式，成立了“北京大学生物医学跨学科研究中心”。这在当时国内尚属首创。同时，设立了“生物医学工程研究生培养项目”，开展生物医学工程跨学科前沿研究和人才培养。

在学校领导层，对于交叉学科的重视已形成共识，积极探索、改革发展的风气日隆。

新时期，学科交叉逐渐走向成熟，逐渐摸索出合作模式和管理体系，内涵发展日渐显著。

“首先，我们同工学院一起探索了交叉发展的模式，人员该如何组织，采取怎样的合作框架。在此基础上，合作范围扩大，交叉研究种子基金设立，资助了二百余项医－工、医－生、医－信、医－化，以及医学部内部的医 –X 交叉学科合作项目。”医学部科研处处长韩鸿宾介绍。

除了设立交叉系列基金项目来带动学科发展，跨学科交流平台的搭建也很重要。“希望融合继续加深，提供更多的机会，让本部和医学部的科研工作者相互认识，增进交流。”在针对老师的一个小范围的调查中，这是大家不约而同提出的建议。

近年来，在双方校园中日益频繁地举行着不同主题的交叉学科专题研讨会、论坛、青年科技沙龙……在这些学术活动中，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师生参与，不同领域的专家们在这里沟通观点，不同专业的青年学者在这里碰撞火花。

医学发展最终是为了增进人类健康，建立临床医疗与基础研究之间更直接的联系就尤为重要。2017 年，临床医学 +X 专项设立，并成为北京大学战略性工作部署。

在临床医学 +X 的建设框架下，新体制中心的建设正在积极推进。精准医疗多组学研究中心、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中心已经成立。生物医学工程系、化学生物学中心、智能医学研究中心、分子影像中心、屠呦呦创新药物研究院等正在筹建。

学校探索对优秀人才进行跨院系兼聘、共聘模式，启动临床医学 +X 集群聘任，

为跨学科人才队伍组建，提供灵活度高、有利于人员之间交流融合的聘任模式。

现如今，北大数百位科研工作者围绕“医学”进行学科交叉。在此过程中，孵育了新兴学科——2011 年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科与博士点成功获批，2018 年获批医学技术一级学科博士授权；建设了一批跨学科的研究基地——北京市磁共振成像设备与技术重点实验室、教育部体腔内局部诊疗工程中心等均由多个单位联合建设；获批了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取得了一批突破性的科研成果。

生育率下降，不孕人群增加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北医三院乔杰与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的谢晓亮、汤富酬共组团队，围绕人类生殖细胞与胚胎发育机制开展研究。当年 9 月，受益于其研究的世界首例 MAL-BAC 宝宝在北医三院诞生。此后，该团队研究继续深入，临床转化日渐成效，2017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交叉学科研究的力量。

肿瘤已是全球第二大致死病因，分子医学影像对肿瘤的早期诊断和分期有很大帮助。PEC/CT 这种高端装备过去一直掌握在国际三大巨头手中，而现在，北大工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任秋实与北大医院王荣福组成的“医 – 工”合作团队，成功研发了国产 PET-CT 及多模态成像设备，使中国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利器。这项技术率先在国内医学影像骨干上市企业实现产业转化，该团队完成了一批肿瘤靶向分子探针的基础应用研究，为国家新药创制及生物医学的研究提供技术支撑，相关研究成果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这是交叉学科研究的力量。

神经系统疾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脑细胞微环境是人类尚未完全认识的解剖死角。北医三院韩鸿宾与基础医学院、药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工学院、数学院、天文物理学院的专家组成多学科联合攻关团队，研发了一系列新型成像技术，使我国国产磁共振成像在超微结构的成像分析尺度上取得突破，荣获华夏医学科技奖一等奖。这是交叉学科研究的力量。

在燕园中，越来越多不同学科的人谈论、研究医学。“我们要鼓励全校学科面向医学需求，面向临床医学需求，加强医学和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林建华如此表示。

“医学的发展必须要依靠学科交叉，这是学校坚定不移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做好顶层设计，在哪些重点领域里进行交叉；我们要做好政策引导，在人才引进、资源配置等方面要体现对学科交叉鼓励和支撑；要搭建平台，形成主动寻求合作的文化；我们鼓励敢于面向重大科技前沿，敢于挑战科学问题的人，采取客观、理性、科学的态度来面对失败、评估成绩。” 詹启敏表示。

从上至下依次为：

上图：2016 年 8 月 3 日，北京大学医学交叉学科发展总结与成果交流研讨会召开。林建华指出，医学是北京大学最具潜力的发展领域，未来大学要更多地投入医学发展，要特别重视以医学为中心的交叉学科发展。

中图：2017 年 7 月，首届北京大学“临床医学 +X”论坛在医学部举行。

下图：2018 年 4 月 28 日，北京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成立仪式举行。研究院由北京大学与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共同建设，发挥北京大学多学科及医学资源优势。

融·未来已来

这是最好的时代。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健康中国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医学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在大会驻地曾对通过镜头向庆祝 105 岁生日的全体北大医学人表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十九大提出的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医学科学发展、现代医学管理制度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2017 年，“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公布，北大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41 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6 个医学类学科全部入选。

对于“双一流”建设，北大提出的发展目标是：到 2020 年，学校整体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若干学科处于世界一流前列；在 2030 年左右学校整体水平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到 2048 年左右成为顶尖的世界一流大学。

北大目前已启动“30+6+2”方案推进“双一流”建设。其中 6 个医学类学科都在面向 2020 年重点建设的 30 个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优势学科之列；医学是面向 2030 年的 6 个综合交叉学科群之一；临床医学 +X 则是面向更长远的未来的 2 个重大领域之一。

林建华在多个场合表示：“医学是北京大学最具潜力的发展领域。在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规划之下，医学是未来发展的重点。北京大学要在学术、临床、转化医学等各方面引领中国医学发展，并为老百姓的健康做出应有的贡献。”

学校层面已达成共识，贡献健康中国，将是北大的伟大使命。

未来已来，深度融合是连接现在和未来的关键词，也是当前校园中的高频词。

“在教育资源开放共享、学科资源按需配置、招生工作资源整合、前沿学科交叉合作、创新平台合作建设、临床与基础结合、管理干部交流兼职、空间资源拓展布局、新体制中心共建共享、对外宣传统筹协调等方面形成可操作的模式和机制。” 詹启敏表示要做好医学部和校本部深度融合的顶层设计和实施方案，全面推进综合改革。

“合并是物理反应，深度融合是化学反应。开展深度融合，第一步是项目合作，第二步是行政体系为主的资源整合，第三步是有机融合以最终完成化学反应。”刘玉村表示要清楚融合的发展步骤和所处阶段。“我们已经完成了物理反应的合并阶段，深度融合是师生们的共同愿望，也是事业发展的需要，我们应主动推动深度融合的化学反应，从内涵上加强文化建设，从内容上开展全方位合作，守正创新，引领未来。”

致谢：马麟、陈子豪对此文亦有贡献

百廿北大
9 8 — 2 0 1 8

最好的时代做最大的努力

专访北京大学副校长、医学部主任詹启敏

■ 文/《北医人》记者 徐 璐

Q1：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北大医学有怎样的发展机遇？

詹启敏：当今中国发展正处于最佳历史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党中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江苏考察时就说过："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这句话很简洁，但科学而清晰地阐述了健康和中国梦的关系。随着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发布，2017年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工作会议的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我国老百姓健康面临的挑战仍然巨大。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神经疾病、出生缺陷等，以及突发性传染病，直接威胁着老百姓的健康。

北京大学提出，建设"伟大的大学"。在历史上，北大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关；当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北大应当发挥引领作用。通过满足对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对健康的需求，来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北大医学已经成为北大最具潜力的发展方向之一。

总的来说，当今，无论是国家的顶层设计、北大发展的资源配置，还是社会对我们的任务需求上，都为北大医学发展创造了一个最佳的历史机遇期。

Q2：我们还面临怎样的挑战，如何应对？

詹启敏：挑战主要来自于这几个方面：第一，国家和社会对我们的责任和担当有更高的期望；第二，国际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前沿科学不断融入医学；第三，国内外的兄弟院校、科研院所快速发展，发展模式、机制不断改革创新。我们不仅是"不进则退"，甚至是"不快进都会落后"；第四，我们内部的体制、机制、文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与北大医学发展目标不相适应的地方，需要通过综合改革焕发新的力量。

2014年底，《北京大学综合改革方案》获批准，并开始全面实施。医学部也相应开展了综合改革，包括学科发展、医学教育、人事制度、资源配置等。打破学院、学部行政壁垒，推动交叉学科发展；前沿学科融入医学教育；激励创新人才，为年轻人搭建施展才华的平台；调动管理人员积极性，提高管理服务效率；优质资源向想做事、能做事的人才倾斜……这些都是我们改革的重点。在改革中，我们还要大力推动医学部与北大校本部的深度融合。

Q3：您如何看深度融合？

詹启敏：当今医学的发展是一个大健康、大医学的概念，涵盖了临床、基础、药学、公卫、护理、医学人文等各个方面。医学既是科学，也是社会学，我们要跟人打交道，医学人文就非常重要。我们培养的人才一方面需要他们有精湛的医学技术，同时要有非常厚重的人文情怀。

医学发展中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学科交叉。医学既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平台，多学科在其中相互融合；医学又可以作为一个承接前沿科学落地的出口，让科学技术来解决健康的问题。所以，在交叉学科的发展中，医学应发挥着主导、牵引、支撑的作用。

我们应该主动推动深度融合。根据医学发展的需求，提出融合的需求和方式，提出体制、机制的改革方向。

Q4：如何推动深度融合？

詹启敏：在北大医学的改革与发展中，我们提出了医学部和校本部深度融合的10个重点突破，分别是：招生工作资源整合，教育资源开放共享，学科资源按需分配，前沿学科交叉合作，创新平台合作建设，临床基础密切结合，新体制中心共建共享，空间资源拓展布局，管理干部交流兼职，对外宣传统筹协调等。

具体来说：

在医学教育方面，生源是我们培养人才的第一步。在招生方面，过去北京大学有两套系统，两套人马，既浪费资源，又容易在社会上引起误会。未来，我们希望把医学招生统筹纳入北大招生的框架中，按照北大的标准统一挑选学生，保证医学优秀生源。

在培养人才中，一方面我们培养学生的岗位胜任力，另一方面培养引领未来医学发展的人才。这两个层面都要有，既要有优秀的实践性人才，也希望学生们未来成为杰出的临床学家、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学家、医学人文学家。面向未来的医学人才，一定要有优秀的综合素质，德

“北大医学既是北大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的重要力量，同时也应该是国家医学中心，未来一定是世界医学中心。”詹启敏在北医 105 周年讲述交流会上说。

才兼并。不仅有知识技能，还要有思想，要培养这样的人，就需要大学综合学科的优势教育资源能够充分对医学开放。我们还在改革机制，希望生命科学等专业的学生，在完成两三年的基础性学习后，可以选择投身医学事业。

在学科发展方面，学科资源按需配置是深度融合的一个重要标志。医学是北大发展中一个最具潜力的领域，我们应该根据其需求给予资源的配置，在人力资源、空间资源、学科经费方面重点考虑其发展需求。这个资源并不是具体支持某个学部或学院，而是给予与医学相关学科的支撑。

医学的发展中，对前沿学科有着巨大的需求，如大数据、人工智能、3D 打印等。医学的发展需要创新平台。过去的平台建设是以学院为主体来提出需求，现在我们希望和北大校本部共同建设，医学和其他学科共同搭建创新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之间、不同方向的课题组之间可以相互交流。

在临床基础密切结合方面，我们提出“临床医学 +X”发展战略，一是利用北医现有的优势学科，通过“临床医学 +X”的模式，整合相关资源，打造临床高峰，同时牵引和带动北大与医学相关学科的发展。二是通过“临床医学 +X”，促进新兴学科的发展，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多组学的精准医疗中心、化学生物学中心、生物医学工程系等一系列新体制中心，通过医学部与北大校本部的共同建设来发挥作用。

在学校管理层面，我们希望推行管理干部的交流兼职。这是在尊重医学发展完整性的基础上，打破双方行政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通过双方管理干部的交流兼职，能够更好地理顺工作程序、管理理念，有利于工作效率和相互之间默契程度的提高。

在对外展示方面，要统筹考虑本部和医学部两个宣传平台，统一思路和目标，协调对外宣传。

北大校本部与医学部的深度融合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有利于北大医学的整体提升，更有助于北大的长远发展。

深度融合是化学反应

专访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

■ 文/《北医人》记者 徐 璐

深度融合：从物理整合到化学反应

Q1：您如何看医学部和北大本部之间的融合？

刘玉村：“融合”这两个字，是在校园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关键词。医学发展需要交叉学科，医学生教育需要科学与人文两只翅膀。深度融合既是大学事业、医学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医学部师生的共同期望。融合的目的，仍然是十八年前合校的初衷：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创一流。

2000 年，原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合并组成新的北京大学，这里面既有历史的渊源，又有主动合作的意愿，是应时而谋、顺势而为。合校十七年来，我们历经由行政主推的“物理整合”、科学家层面的“自由合作”，到今天“北大医学”理念深入人心，已然步入“深度融合“的阶段。

而今，北京大学前所未有地重视医学，前所未有地重视临床医学的重要性，这是重大的战略机遇。而机遇往往稍纵即逝，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要从战略高度理解北大对医学的重视。

当然，机遇也就伴随着挑战，如何处理好深入融合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尊重医学教育的基本规律，医学教育综合性、完整性的保留，是北大医学教育保持实力并与时俱进、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然后，我们要有顶层设计，有时间表、路线图。第一步是项目合作，第二步是行政体系为主的资源整合，第三步是有机的融合。显然，我们离有机的融合还有距离，这将是一种“化学反应”。

我举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铁有韧性不容易折断，但不够锋利；钢脆性强，但磨薄之后非常锋利。把两片很窄、很薄的钢包裹在铁上，再以外力用锤子打实，用磨刀石磨利。这是一个物理反应，这样的刀用几年后可能就不快了，因为刀刃磨没了。就像我们的合并，动用行政手段，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也能发挥很好地作用，但既费力气，时效又短。还有一种刀，是整体的钢刀，它经过了化学反应，浇铸出来。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经过化学反应的深度融合。

深度融合：是文化上的融汇互通

Q2：深度融合，文化内涵是基底。医学部和北大本部的文化内涵有何差异？如何实现文化共通、内涵相融？

刘玉村：北大的传统是民主自由、兼容并包。而医学部的文化特点凝练出两个字是“厚道”。厚道这两个字，如果重音在前，表示这是个好人；重音在后，则代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和境界。而无论是“为人”，还是“做事”，它给人的感觉是内敛、厚重。

所以，医学部是一个内敛的小氛围，校本部是一个开放的大环境，两者各有特点，但又都不能走极端。如果我们一味强调厚道内敛，则不利于创新；如果过分民主自由，则容易轻视规则。所以，两者应该有机结合。

现在，大学提出的口号是“守正创新、引领未来”，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来实现引领未来的目标。医学的文化有利于“守正”，校本部的文化有利于“创新”，我认为两者文化的结合最容易实现“守正创新”。

文化的相通是在人与人的交流、共事中实现的。医学部和本部校园分在两处，这个地理的阻断是障碍，我们可以用班车的形式来链接，但更重要的是思想认识的打通。我们提出“北大医学”的口号，就是要通过语言去带动行为，进而影响心理，彻底去除思想上的藩篱，以开放的心态主动融合。我们也会创造更多的学生之间、教师之间的交流合作的机会，也希望师生们主动寻求合作，行政部门一起开会、加强沟通，希望双方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互通相融。

深度融合：医学教育发展的需求

Q3：深度融合对医学教育有什么样的促进？请您谈谈教育中对医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

刘玉村：随着人们对医疗卫生服务要求的不断提高，对医务人员德行的要求也更高了。我们的医学教育要在医学生心中重新埋下一颗理念的种子：一个有才干的人，也要有思想、有道德，科研做得好，但是德行不够，就难以全面发展。因此医学教育应强调“德才兼备”。一所负责任的医学院校，不光要“育苗”，还要“植树”，只有让学生“历经风雨”，才能成为“参天大树”，医学生的成长需要科学与人文两只翅膀，一个是能力水平、专业技术，另一个是人文精神，而我们现在两

“北医是国家医学的排头兵、领头雁。2000年，与北京大学合并后，北医有了‘更全面的学科、更大的物理空间、更开阔的精神世界’，同时又保留了完整的大医学架构和稳固的管理团队。”刘玉村在北医105周年讲述交流会上说。

只翅膀都不够强，特别是人文精神。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在综合大学里更容易实现。北大医学生在燕园的一年，是通识教育的强化期。学生的视野更开阔，人文情怀就会容易建立。

希望同学们淡化医学痕迹，去“医预”标签化，积极听课听讲座，参加各种文体活动，融入燕园，感受北大文化。

回到医学部后，依然需要加强人文素养培养，充分发挥教室、校园、社会三个课堂的育人作用。

在教室这个小课堂上，我希望老师在授课环节中融入人文精神，不要照本宣科而是由衷地讲讲自己的人生感悟。课堂上不仅要教学生知识技能，也要教学生做人，坚守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在校园这个中课堂中，通过各种宣传媒介，通过学生社团活动，让校园文化精神，人文素养融入大家日常活动中，营造人人向上，人心向善的校园文化氛围。

我们更鼓励学生好好利用社会大课堂，到老少边穷地区开展社会实践，深入基层、了解国情，运用所学，服务百姓，在实践中了解社会，了解人生。

课堂是教育的场所，校园是文化感受的氛围，社会是实践的大舞台。

深度融合：北大医学的未来已来

Q4：请您谈谈北大医学的发展愿景？

刘玉村：北京大学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开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新征程。在双一流建设中，北京大学将重点投入30个优势学科，布局“临床医学+X”、“区域与国别研究”两大前沿与交叉学科领域。医学部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要将北大医学建设成为高质量医疗服务的世界一流医学中心。

北大医学应该是国家医学中心，未来还会是世界医学中心。我们有一流的大师，也有现代化的大楼。在这里，我们能够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医学。我们能够给他们最好、最适合的教育，通过“精诚工程”和“励志计划”培养出最优秀的医药卫生人才，使他们德才兼备，能够引领未来医学事业发展，促进人类健康。在这里，我们的科研工作者能潜心研究，探索未知，合作创新，通过解释疾病、发现新药、提高技术、创新疗法，产生造福人类、影响世界的成果；在这里，我们的医护工作者医技精湛、医德高尚，能担负起服务国家人民的责任。

北京大学医学院 1946 级往事

■ 文 / 根据江伟珣、应读鳌、许鹿希文章整理

1946 年秋我们入学时，正值那“方生未死”的历史重要时刻。黑暗的旧中国正在消灭，万丈光芒的新中国即将诞生。我们有幸从全国各考取录取北京大学医学院七年制医学系（医预科 2 年、基础医学 2 年、临床医学 2 年、实习医师 1 年）。

沙滩红楼的医预科时光

医预科属理学院建制，先在沙滩红楼进行理科课程为主的两年学习。1946 级是首届，学生六、七十人，比理学院其它各系人数之和还要多。

理科课程讲课和实验在理学院、文科课程和微积分在红楼和北楼教室上课。北大实行学年学分制，但我们医学系七年的课程都是必修课。

一年级学习国文、英语、微积分、普通生物学、普通化学、有机化学。二年级学习英语、比较解剖学、胚胎学、遗传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普通物理学。邓稼先是我们普通物理学的实验老师。

北大有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遗风，有一批名教授、齐备的实习实验设备、和建筑优良、藏书齐全、阅读环境书香幽雅的图书馆。有人说，北大（考）进门难，进了门对学生的学习管理并不十分严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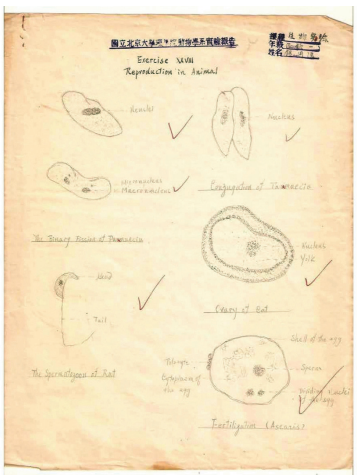
这种“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学记》）”循循善诱的学风，确实为那些刻苦学习的莘莘学子培养成为出类拔萃人才提供了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

我们医预科的学生水平整齐、大多学习勤奋、上课认真，特别珍惜实验课。实验要求严格，用统一的实验报告纸书写报告，数据要求务必真实，形态学实验还须仔细绘图，训练了基本技能，培养了严谨学风。记得那时的实验室是很大的平房，没有暖气，冬天特别冷。尤其是化学实验课，为了获得准确的数据，有时要连续等几个小时，肚子饿了、手指冻僵了，也不肯离开。

另外，我们有利用空堂旁听外系名教授讲课的兴趣，没听说班上有任意逃课的。课外自习随个人习惯或在自己宿舍或到北大图书馆。那种坐上阅览室的大椅子，把桌灯一开，幽静的书香悄悄扑鼻而来的感觉，几十年后依然香犹在鼻。

入学后女生都住在灰楼，它由我国

1947 年垒球比赛得奖后拍摄于民主广场。



全英文实验报告

北京大学医学院 1946 级医学系女生入学后住在沙滩红楼北面的灰楼。

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在 1935 年建成，是我国最早引进西方现代建筑的代表作之一。它坐落在民主广场的北边，与南边的红楼交相辉映，十分般配。自 1947 年 6 月 1 日起，民主广场四个大字出现在灰楼的墙面上。

灰楼有很多间屋子，每间约七平米左右，带一壁橱。学生两人一间，放两张单人木板床、两个小书桌和木椅。玻璃窗明亮，条件很好。每层楼有公用的洗脸房和卫生间，有专人打扫。

马蹄铁形的灰楼中间围成一大片长方形的空地，空地的西半边是存自行车的地方，有一个老头给看车。灰楼唯一的电话也在这里，外面打来的电话，老头接到后，就大声喊：某某电话！女生听到后，冲刺下去接。后来，在学生运动斗争激烈的时候，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进”的同学们，曾经接受看住这个电话的任务，她们日夜轮流坐在存车处，不让小特务用这个电话向外面报告情况。当时的校规很严，不许男士进入女生宿舍。灰楼的北边也是一片空地，爱好运动的同学冬天向地上泼水冻成溜冰场，练习滑冰，虽然又小又不平，也玩得很开心。

全校一年级男生基本上都住在北大三院（在北河沿路西）的大礼堂内，睡双人床，共约二百余人。也有少数同学住在三院的平房或沙滩红楼。到了第二学期，他们发现理学院西侧的西斋宿舍规定四人一室，实际上每室只住了二、三个高年级同学，但不许 freshmen（大一新生）进住。在旧大学新生是要受高年级学生欺侮的，他们常常拿新生出气称做“拖尸 toss”。但我们这届新生懂得“团结就是力量”，组织起来与宿舍管理员协商好入住宿舍的分配名单，大家同时迁进了西斋各房间。众位学长看看这帮 freshmen 竟如此团结大胆，也只好默默地接受现实了。住到一起以后彼此关系还都处得很不错。

当时北大学生多数享有全公费或半公费，半公费基本上够交给丝糕膳团的伙食费。那时北大的伙食团有许多个，基本上都是由学生自己主办，同学可以自由选择膳团入伙。因为借办好伙食团可以团结同学并争取学生自治会的选票，进步同学是当做政治任务把几个伙食团都办得好上加好，虽然钱少，但能做到：经济实惠、账目清楚、干净卫生。对立面的同学也为争取学生自治会的选票，在努力把他们的伙食团办好。依据主食吃什么，同学们戏称：丝糕膳团、米饭膳团等等。连胡适校长也知道这些外号，有一次，交上去申请公费的学生名单给校长批，他看了说，这些都是丝糕膳团的，全批准了。

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从民主广场出发。

1946 年 12 月，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被誉为“第二解放区”的北京大学，有“五四”革命传统，在党的领导下站在了反蒋反美革命爱国学生运动的前列。

我们班的同学大多启蒙在 1931 年的“九一八”之后，长在日本帝国主义深入侵略和抗日战争时期，胸臆中深积民族仇恨，又目睹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种种表现，更令人彻底失望。

出自爱国心、正义感，我班同学在不同程度上积极参加了反蒋反美的爱国学生运动，并在运动中受到了锻炼、逐步提高了政治觉悟。像是：“沈崇事件”发生

后，大家义愤填膺参加了“抗议美军暴行及国民党掩盖事实真相”的示威大游行；参加“华北学联北平区反内战反饥饿”的示威大游行……

有些同学前往西郊什坊院保健院（位于今公主坟西的车道沟附近）宣传卫生知识，为村民种牛痘、看病。并以此为掩护，向农民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宣传时局形势。

1948 年我班同学张海平、陈国淦、平鹣鹣、黄慧英、周士俊、贾立人和黄震东参加了地下党。同年秋天，王士娴、严仪昭、苏静怡等参加民主青年联盟（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医学院时光

1948 年 9 月，大学三年级时我们进入位于西城区的医学院。当时男生住中南海内北大医学院宿舍，我班女生仍暂住沙滩灰楼。那时每人好赖都得有辆自行车借以代步往返宿舍和学校之间。

在医学院三、四年级我们上过的基础课有：大体解剖（刘其端、臧玉淦）、组织学（马文昭）、神经解剖学（臧玉淦）、胚胎学（王懋蔚）、生理学（沈隽琪、孟昭威、刘曾复及祝总骧、崔宏）、生物化学（刘思职、张昌颖及王致中、李载平等）病理学（林振纲、徐诵明（兼）及黄陵、卢延荣）、微生物学（陶善敏、方亮及杨桂珍、郭时钦）、寄生虫学（赵振声及姚文炳、孙昌秀）、药理学（全慈光及韩哲武等）、公共卫生学（严镜清和外请的兼课教师）、医学史（李涛），卫生统计学（李光荫）。此外，还有临床物理诊断学（王叔咸及李秀琴、郑芝田）、化验诊断学（叶应妩）。

开课前，大体解剖发给每人一箱骨头，骨学学完后，四人解剖一具尸体。组织学发给每人一盒切片 100 张。

1948 年底，北平城内已闻隆隆的解放军炮声。我班男同学住进医学院的生理、生化等基础科和口腔楼。每天轮流巡逻护校，练习包扎救护，严密注意防止驻扎在附近第四中学内的国民党军队进入北医。大家劝说教授和老师们留在北平，不去台湾。1948 年除夕，全班在口腔楼的地下室，以包饺子过年为掩护，保卫学校。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正式入城。我班同学分别在西四大红罗厂西口、西直门和前门列队欢迎解放军。

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我们编在北大队伍内，站在中山公园对面，天安门西侧。大会开始，听到毛主席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高昂洪亮声音时，大家无比激动。

1949 年秋，北医党总支、团总支和学生会相继成立。在党组织领导下，关心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并和老师具体研商教学改革。建国之初，学校内部管理沿袭旧制，许多事没有管理的机构和管理人员。不仅同学自己的学习、生活等事都是同学们自己管理自己，就是后来许多属于教务部门的（如教学改革等）、学生思想工作部门的（如同学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及具体组织走出学校进行社会实践等）、后勤部门的事的（如办伙食团、宿舍管理以及如房屋漏雨、厕所不通等等修缮事务），那时都由同学们自己管理。此外，同学们还从思想政治上团结、关心、帮助老师。

我们班集体团结互助好，政治思想好，学习成绩好，屡受学校和老师的好评。

1950 年暑假，受中央卫生部指示，北医组成了以 1945、1946 和 1947 级同学为主体的抗梅队奔赴内蒙草原，主要任务为贯彻民族政策搞好汉蒙民族团结，为牧民防治梅毒及其它疾病。抗梅队临别时，从旗长到贫下中牧，都依依不舍，彼此不少人都是洒泪惜别。

这次到内蒙参加抗梅队为贫苦牧民服务，是在党的领导下第一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对思想的进步、树立革命人生观、坚持走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草原抗梅

1955 年北医迁至学院路，西什库旧库的旧址留给附属医院，北大医院在此扩建。

上图：北大医学院 1946 级结业纪念，1952 年 8 月 12 日摄于府右街北口北大医院内。

左起：一排：汪秀明、白齐贤、陈炳桓、王本茂、金启祥、汤灏、臧俊芳、王士娴；二排：赵元桐、籍考诚、刘惠英、何穆、马旭、胡传揆、吴朝仁、叶应妩、李光弼；三排：沙继春、何自强、周士俊、刘民华、杨石钧、张海平、张仲华、许鹿希、孟阳春、包乾铮、陶之理、万选才、周北凡、李学愚；四排：江伟珣、苏宝田、吉重敏、刘玉之、邱近明、朱锡莹、刘淑清、饶用清、卢国理、张方华。

临床阶段

进入五、六年级，我们上的课程有：内科学（吴朝仁、王叔咸、马万森、锺惠澜、一位苏联专家及林传骧、谢光潞、谢竹蕃、张秉钧等）、普外（王大同）、心胸外科（李家忠）、骨科（陈景云，孟继懋）、矫形外科（朱洪荫）、泌尿外科（吴阶平）、妇产科（严仁英、康映渠、王耀云）、儿科（秦振庭、吴瑞萍、诸福棠、邓金鎏）、皮科（王光超、陈集舟）、眼科（毕华德、刘家琦）、耳鼻喉科（张庆松）、放射科（汪绍训、李果真）、神经科（曹天祥）、精神病科（许英魁）、法医（张树槐）、营养卫生（俞锡璇）。可谓名师荟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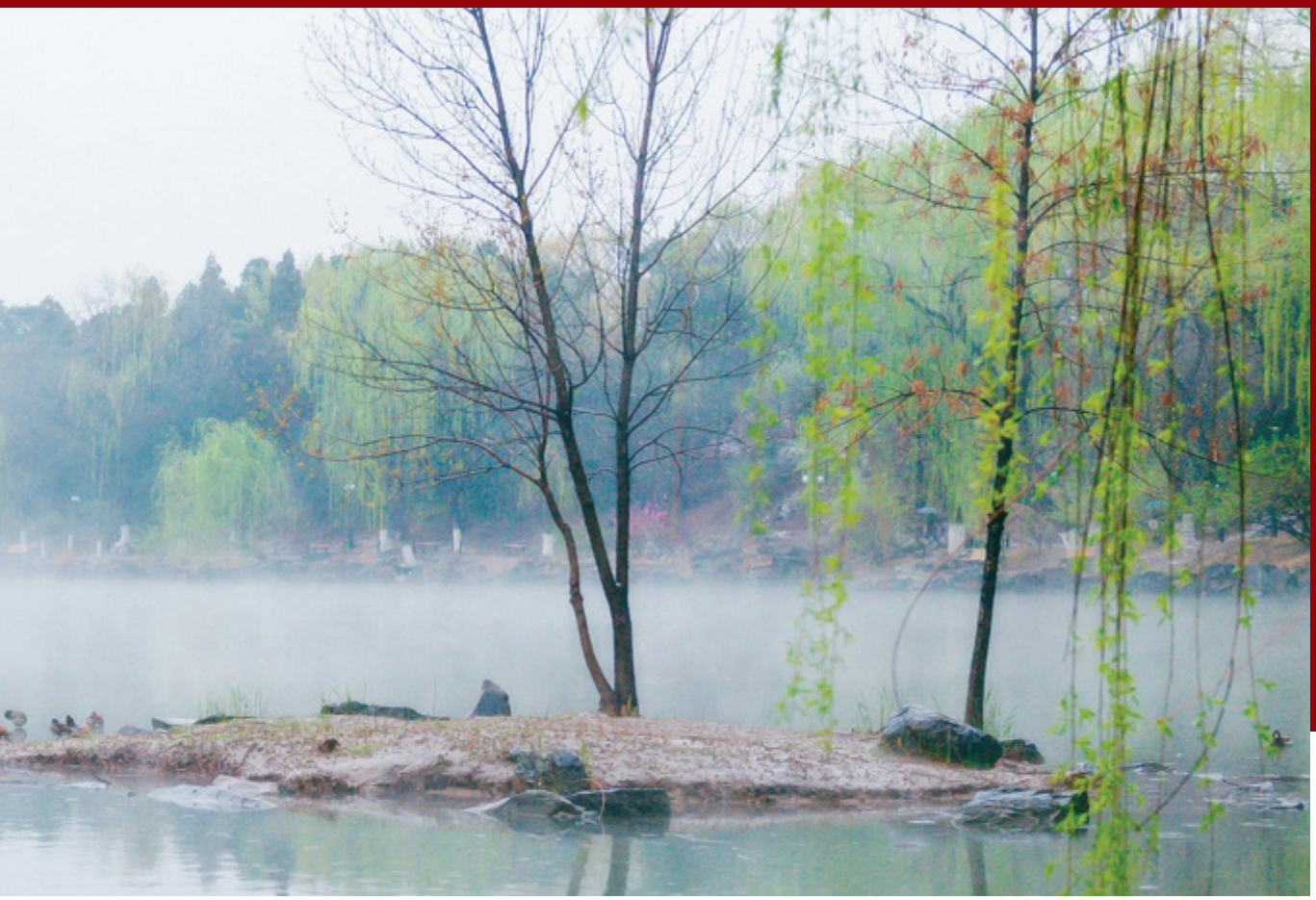
1950 年 6 月，爆发朝鲜战争。当时，我班同学人人都报名参加志愿军。后来，已有临床经验的高班同学参加了志愿手术队。1951 年暑假，我班大部分同学参加了东北志愿军服务大队到东北军区所属志愿军医院为志愿军伤病员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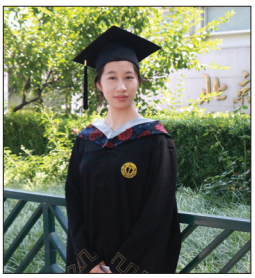
左图：东北军区卫生部奖给北大医学院 1951 年暑假赴东北志愿军医院服务大队锦旗——“贯彻预防为主加强国防建设”

1952 年夏，在附属医院石头楼前举行“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 1953 年毕业班（1952 年）结业仪式”，胡传揆、马旭、何穆、吴朝仁、叶应妩等老师参加。会上马旭教务长讲话，宣布了结业分配名单。大家都很兴奋，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彼此在学校发给的硬皮笔记本上互相留下临别赠言和通讯地址。经过 1 年实习，1953 年夏正式毕业后，我班同学分配在在祖国各地，从事教、医、研和管理等工作。

燕园故事

自 2002 年起，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口腔医学专业八年制学生在北大本部进行大学基础教育。而今，在燕园进行通识教育的学生扩展到：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药学、护理学、生物医学英语等专业的学生。





姜宇：经历过，才懂珍惜

■ 记者 / 徐 璐

人物简介

姜宇，2002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2002–2010 年依次取得北京大学医学学士和医学博士学位。2010 年进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参加工作，先后担任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目前为主治医师、讲师。

在校期间曾多次获得各级奖学金，荣获北京大学三好学生，北京大学优秀团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团员干部，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专业方向：颈、胸、腰椎退变性疾病，脊柱畸形疾病，骨质疏松症，累计完成脊柱手术千余例。

姜宇来自辽宁省本溪市，一个以钢铁闻名的重工业城市。与现在笃定地喜爱医生这一职业不同，2002 年，姜宇填报志愿时，仅仅是根据估分，选择了最有把握进北大的一个专业。

当新生报到工作完毕，一辆大校车把姜宇从跃进厅门口拉到北大 41 号宿舍楼时，他不仅对医学、对八年制如何培养完全没有概念，对宝贵的两年燕园时光该如何度过同样也几乎没有概念。

事实上，不仅是他，他的很多同学也处于“懵”的状态中。他们是北医第一批在北大进行两年医学预科学习的八年制医学生，他们是“开拓者”，也是“试验田”。怎么选课，怎么参加社团，生病了去哪边的校医院看病，如何报销……没有医科学长可以给他们介绍这些具体的经验。后来，当姜宇他们成为学长时，他们把这一两年里积攒的所有经验、所有教训一股脑全部了传授给师弟师妹们。

办饭卡、图书证，医疗报销落实，选课完成……在北医老师的帮助下，姜宇和他的同学们逐步适应了燕园生活。那时他们希望跟北大本部学生打成一片，他们也想参加北大丰富多彩的活动。“老师们非常支持我们的想法，建议大家按照自己的兴趣参加社团。”姜宇加入了心理协会，他的很多同学加入了山鹰社、爱心社等社团。参加一二九合唱和长跑，在百年讲堂前的广场上听许智宏校长敲响新年钟声、唱《隐形的翅膀》、组织班级评比、参加暑期社会实践……所有北大学生应该经历的事情，他们都一个不少也在经历。无论心理上是否还有着“疏离”的感觉，他们在地理上、在时间上、在身份上，已经完完全全是北大人。

进入大一下学期后，这一届学生遭遇了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非典”。

非典带来的恐慌使得整个校园变得安静。作为医学生，姜宇在这时第一次认识到自己所应肩负的责任。他是班干部，他要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更要团结、安抚同学，甚至以行动影响其他院系的学生。

他们高度自制，每天早晚测量体温，组织户外健身活动。在最恐慌的时期，家长们轮番打来电话要求孩子们回家，但在老师和班级干部的关注和辅导下，燕园的医学生们都坚持留在校园，按部就班完成学业，做出表率。

非典结束，一切又归于正常。大二时，课业压力陡然紧张起来。“对于医学生，学习肯定是第一位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怎么要求都不过分。有些知识你掌握 80 分和 100 分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我们在给患者诊治的过程中不允许出任何错误，不容得你的知识点中有稍许模糊。”医学生向来以课业

左上：2003 年抗击非典文艺表演；
左下：2017 年在丹佛 Spine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进修学习；
上图：2006 年成为一名见习医生。

繁重著称，尽管还在北大，医预学生依然感受到了深深压力。

此时，姜宇也经历了一次思想波动——要不要继续当班干部。“每个同学都很忙，想组织班级活动也很不容易成行。大家忙着准备考试时，你还得写班级总结，做支部展示。”在繁重课业压力下，姜宇一度动摇起来，一方面怀疑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担忧自己的学业。从他本心而言，他愿意为大家做服务，但大学生个体更为独立和自由，班级工作的开展需要更高的沟通技能和领导力，也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

“现在想来，那段时间很不容易，有种孤独感；但也庆幸有家人和朋友的鼓励和支持，我还是坚持下来了。事实证明，也正是这段时间的坚持，对我现在的职业有着莫大的帮助。我愿意跟老师、同学打交道，遇到困难我也愿意主动解决，这种沟通能力和主动性正是日后工作中非常需要的。”

姜宇以他的工作为例来解释：“我所在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也是教育部创新团队。我们这样一个团结、向上的集体真的是来自每个人的努力和付出。这个付出是主动的付出，大家都愿意主动承担科室工作，展示出了很好的沟通、领导能力。这些能力其实不是进入科室后培养的，而是在大学期间形成的。”

姜宇看到科室里很多与他一样有着学生干部、社团工作背景的师兄们，都展示了极强的领导能力。“大家严格自律，又能去影响他人。”他认为，正是这些学生岗位、社团活动，培养和锻炼了书本上学不到的能力。

工作 8 年，姜宇越来越认识到在北大两年所经历的文化浸润和学生工作带给他的莫大影响，他只可惜自己当年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也没有更深入地挖掘其中的价值，惋惜时光匆匆逝去。

“如果当时有更清楚的认识，可能迷茫和徘徊就更少一点，转而去更好地学习时间管理，更有效率的完成学业，更积极主动地协调各种事务，把这两年生活过得更精彩。”姜宇说。一边是课业成绩、临床科研能力，一边是沟通技能、责任感、领导力——姜宇很“贪心”，他认为医学生就应该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时间不够？那就少玩玩社交软件就好了。

现在姜宇在做一个《住院医师非专业性临床能力评价体系》的教学科研课题。他认为一个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医生应具备多方面的能力。“医生这个职业不仅需要临床、科研能力，也需要沟通、协调等团队合作能力。这些能力可能不是课堂里能教出来的，但它需要学校有意识的引导学生来锻炼，给学生提供舞台来展示，因为很多学生在校园里并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能力是有多重要。”

燕园故事 Story

2006 年，蒋晓晓自江苏考入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是基础医学 8 年制学生。

她曾在“北大爱心社”担任骨干工作，2010 年与同学一起创建“北京大学阳光爱心诊所”。“阳光爱心诊所”是国内首家由医学生运营和管理，由医生和医学生志愿者共同参与，向城市低收入困难人群提供免费的常见病、小病诊治、慢性病预防及健康教育的义诊所。

2011 年，蒋晓晓完成基础医学本科学习后，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攻读全球卫生硕士学位。而今她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工作，参与全球卫生与人口系的多个项目，涉及领域有：缓和医疗、卫生经济学评估、中非合作、医学专业精神建设等等。

人物简介

蒋晓晓，目前是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系的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慢病和卫生体系学领域的卫生经济学和政策研究。

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学士学位，后毕业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获全球卫生科学硕士学位。

2014 年至今，她作为“柳叶刀缓和医疗和疼痛缓解全球可及性委员会”的主要研究人员，承担大部分数据和政策分析工作，也是报告撰写团队的成员。该报告与 2017 年 10 月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9 月，蒋晓晓任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农村乳腺癌知晓率宣教与培训试点项目的项目经理，在北京带领一个团队与包括全国妇联、全国妇幼保健中心、协和医学院在内的多家政府和社会机构合作。项目开发了乳腺癌宣教与培训教材，用于试点地区超过 90 万适龄妇女。她还担任过柳叶刀 – 奥斯陆大学健康全球治理委员会青年委员，以及全球卫生援助模拟谈判圆桌活动的全球董事。

蒋晓晓：受益终身的精神给养

■ 记者 / 徐 璐

Q1：还记得初入燕园的体会吗？当时如何规划自己的学习生涯，特别是如何度过两年年燕园时光？

蒋晓晓：当初入燕园，我对周围充满了好奇。在燕园的两年，我尽可能多地选修了科学和文学的基础课程，诸如《科学简史》，《文艺复兴历史》，《佛教概论》，《伦勃朗油画技巧》等。医预阶段的数理化必修课也让我受益匪浅。

更主要的是，燕园无处不在的大师气氛和追求学术的纯粹精神，让我树立了对学术纯洁的尊崇和对真理至上的信仰，这使得我在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可以不断从中汲取养分，受益至今。

在燕园的第一年，我加入了很多社团，尽可能多地去听讲座；第二年，我专心做爱心社。这些经历帮助我锻炼了组织能力和处理复杂事件的能力，并且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让我坚信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

Q2：为什么会加入爱心社？在爱心社做了哪些事情？

蒋晓晓：高中时，我就在日记里写下："在大学我要参加志愿者组织，如果没有，我也要自己去建一个。"所以，当我在三角地看到爱心社的招新招牌时，我了解到他们所做的事情后，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在燕园的第一年，我还加入了医预青年志愿者协会，是协会的秘书长。2008 年，我还是奥运会乒乓球馆的新闻志愿者。

在爱心社的第一年，我属于"混全社"的。除了外联部，爱心社其他各部门的活动我都参加过。我参加过"同心小学"支教，去过"平安之家"照顾孤儿，去过联大，我学过盲文，学过手语，去过"松堂医院"陪老人们聊天，参与过校园收衣服，去过河北调查受资助孩子们的情况，还负责过"蒲公英中学"支教项目和"星星雨"自闭症儿童项目。

大一暑假，我参加了爱心万里行，是青海路的一员。我们去西宁的高中和学生们交流，去互助县给中学生讲课，培养他们对更广阔世界的兴趣，还去土族自治区做留守女童的社会调查。青海之行结束后，我又去了甘肃。西部代课老师王搏一

直与爱心社有合作，我实地了解了他为孩子们寻找一对一资助人项目的进展情况。这直接促使了爱心社新成立资助部，我担任第一任副部长和第二任部长。

在发展资助部的过程中，我们在学长的带领下完善了网站认领资助孩子的流程，为 500 多个孩子找到了资助人，并在西部农村建立了 3 所农村图书馆，在山东农村建立了 7 所国学图书馆。

Q3：在爱心社有什么收获？

蒋晓晓：刚进爱心社的时候没想过什么收获，可能是从高中古板的学习生活中一下子释放出来，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自己安排时间了，就特别兴奋，什么项目都想要去参与，去学习。

后来做的志愿者活动越来越多，对此的感悟也越深：真正的志愿者精神，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从心底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终极的平等。每一个个体的受贫受冻受伤害和被剥夺机会，都是人类的损失和人性的被削减。所以你为之伸出援手，也是在抚慰你自己和你所属的人类集体。

最和谐最美好最打动你内心的画面，不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人对着受援助者趾高气昂指手画脚；不是一群人在台下坐着看着台上受援助者鼓掌欢呼；不是一群明星富豪吃着高级晚饭讨论着自己的一顿饭钱就可以拯救别人的生命帮助他们上学就业；而是一群志愿者在燕园南门某狭小的社团办公室里，弯腰弓背汗流浃背地熬夜整理成堆的书籍，只为了省几个包装费在明早就把书寄出去；是志愿者和受助的孩子们走访村庄走了大半天，才舍得坐在山头，分食几个馕，喝点瓶装水；是志愿者和受助学校的老师们几杯酒下肚互相聊起自己的生活吐起槽来，分不清谁是资助人谁是受助人了。

刚进爱心社，我就告诉自己，我不是来交朋友的，我是来做事情的。所以我尽量少参加聚餐活动，平时开会也比较低调。但是从爱心社“毕业”之后，我才慢慢意识到，我在爱心社做的那些项目，真正能给社会带来多少减贫和发展的效果么？我并不知道。但是在爱心社认识到的那些可爱的人们，确是我内心实实在在的财富。他们使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和我相似的人很多很多，我从来不孤单。

Q4：在北大的时光对后面成立“北大阳光爱心诊所”有无影响和帮助？

蒋晓晓：这段时光对我后来组建团队成立“北大阳光爱心诊所”自然是有着巨大的影响和帮助。在有形的层面，我们团队中的很多核心成员都有北大爱心社的经历。

在无形的层面，从无到有创建一个全新形式的爱心诊所，这过程中所需要的能力、心理素质都在北大爱心社期间得到过锻炼。

像是在北大爱心社里，我们做助学项目，需要和资助人、受助学生、家长反复联系，这就锻炼了我们的沟通能力；做社会调查项目时，锻炼了观察和判断能力；带团队锻炼了组织、协调和领导能力……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些能力，才使得筹建爱心诊所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都能得到有效解决。

在爱心社里，我们看着师兄师姐们辛苦熬了几个通宵才把事情推进一小步，看到他们尽管遇到了困难重重，但是依然不放弃，这些耳濡目染大大提升了我对困难的耐受程度。

2009 年 9 月，我们产生了筹建阳光爱心诊所的想法。从这一刻起到诊所正式成立前两个月（2010 年 10 月），我们一直都在黑暗中摸索行走，看不到一点光亮。但是这没有影响我们探索的决心，我们依然一次次去回龙观三院二门诊见习，一次次去工地与务工人员聊天，一次次和校领导和医院领导沟通……终于在 2010 年 10 月，我们一下子找到了“校医院 + 孙院长 + 校园保洁人员”这个切入点，使得阳光

爱心诊所项目能够真正落地。

Q5：为什么改选公卫专业？

蒋晓晓：其实从做爱心社起，我就隐隐知道，相比于研究细胞和人体，我对于人群有着更大的兴趣，希望把人群作为我的服务对象，去诊断和治疗人群和社会的健康问题。北医对 8 年制的培养也相对比较宽松，使得我在大三的时候有机会和时间去和公卫学院的老师接触，跟着武阳丰老师、王燕芳老师和詹思延老师做了很多公共卫生相关的项目。大三暑假，我还去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习，在沈艳辉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两篇流行病论文并发表。这些经历都使我更加确认我的学术兴趣所在。

Q6：对未来道路的预期？

蒋晓晓：我未来 3–5 年的目标是筹建一个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研究人员组成的，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企业提供卫生相关政策和项目的评估和培训的智库组织。我觉得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的政策研究和培训都是由发达国家提供的，这无形之中增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权力失衡，也使得发展中国家研究人才进一步流失。我想从很小的地方入手，比如我们家乡县城的卫生政策项目评估，一点一点做起来。

Q7：现在来看，两年燕园时光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对自己的人生的影响是什么？

蒋晓晓：最大的收获，是培养了自己作为北大人的自豪感，以及由此而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欲戴皇冠，必承其重。燕园里曾经生活过那么多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奔走呼号的大师和前辈，作为和他们同享一片土地的后辈，继续为之付出智慧和汗水，我们责无旁贷。

燕园故事
Story

秦川：北大的多元和包容给了我更多的可能性

■ 记者 / 韩 娜

人物简介

秦川，药学院2014级长学制本科生，光华管理学院双学位、法学院人权法硕士项目。现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中国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第十一期学员。曾担任北京市药学年会等校内外多个大型活动主持，参演北京大学官方招生宣传片等。作为联合创始人创立公司生息科技，致力于促进医疗领域产学研成果转化。曾获校级特等奖学金一次、校级一等奖学金两次、澳美奖学金一等奖、连续三年北京大学三好学生、北京大学未来精锐奖等。

燕园：让不同的专业彼此碰撞交流

2014年，秦川考入北京大学药学院长学制，根据学校统一安排，第一年在北大本部进行预科阶段的学习。

医学部在校本部设立了医学预科管理办公室，负责医学预科同学的统一管理，指导学生选课、参与社会实践、接触科研、接触临床等，充分利用校本部和医学部的资源，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为之后的医学教育打下基础。

秦川回忆："入学之后，除了医学预科管理办公室的老师之外，各院系的老师、学生会和师兄师姐，都会一对一地帮助你，感觉对自己的未来还是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和规划。"

在燕园，秦川有机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比如社会心理学、中西方文化比较、影视鉴赏等。

在通选课上，老师也会鼓励不同专业的同学跨专业组合，一起做一些小组作业。

"我觉得校园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对于大一新生来说，有机会在一入学就进入到北大校园里，感受那边的文化氛围，是一件挺好的事情，而且不同专业的同学可以产生思想上的碰撞。"

创业：大健康产业需要复合背景的人才

用秦川自己的话来说，她是一个比较喜欢尝试新事物、喜欢"搞事情"的人，因此在学习之外，她也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

从大一开始，秦川就同时加入了北京大学校学生会，医学部学生会和药学院学生会，"因为我想感受一下不同的工作风格"。

大二的时候，秦川选修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双学位，"一方面我之前就对经济和管理比较感兴趣，另一方面光华管理学院招的人比较少，我觉得里面的师兄、师姐都很厉害，希望能够认识他们，进入到这个小圈子里。"

大四的时候，秦川参加了北大法学院的人权法硕士项目，"一方面我本身比较关怀弱势群体，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学习能够获得更多元和理性的视角来思考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秦川一直在不断学习、不断尝试、不断探索。厚积而薄发，契机一旦成熟，便发现自己的所学都有了用武之地。

2017年，秦川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创立了北京

左图：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双学位毕业典礼；
上图：北京大学学生会第十期骨干培训学校汇报展示。

生息科技有限公司，聚焦大健康领域的创业项目产学研成果转化及医疗产业型人才培养。创始人大多数是具有医学和金融复合背景的同学，其中部分还有创业经历。

“医疗健康产业是一个风口，大健康的壁垒比较高，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进入这个行业更有优势。”

在创业的过程中，秦川发现，光华双学位的学习和北大学生会的经历给了自己很大的帮助。

“我修的就是创新创业管理方向，老师在课堂上会提供不少的思路，也会提供一些参加创业比赛和交流访问的机会。”

这个学期，秦川便利用光华的创业实践课招募参加医学生创新创业论坛的志愿者，“因为那个课程要求学生必须在这个学期在创业公司实习”；在举办行研大赛的时候，也会邀请光华学院的老师担任评委。

在北大，秦川参加了中国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认识了全国的学生骨干，“这是对我人脉的一个拓展，能够获得向更优秀的人学习的机会，同时对于我们建立全国医疗人才的圈子，吸纳更多优秀的人进入我们团队，也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随着公司不断发展壮大，除了医学和商科专业背景的同学，还有文科比如传媒专业的同学、大数据研究院的同学加入其中。公司也十分鼓励不同专业的同学进行合作，“这也算是我们为融合做的一个贡献吧”，秦川笑着说。

从 2017 年创办至今，公司在医学院校设立了校园大使；成功组织了首届 MedFinance 杯健康产业行研大赛，全球 207 支队伍参赛，跟 35 家合作机构、23 家高校社团建立了联系；组织医疗投资相关的线下培训；为北大医疗产业集团等提供医疗投资咨询服务；帮助医学技术和专利项目实现落地……

这个迅猛的发展速度甚至超出了创建时的预期，秦川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地感受到，药学对自己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可能会是我长期以往甚至终身投入的事业。”

说起公司未来的规划，秦川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在 10 年、20 年之后会引领健康产业的未来。所以希望从现在开始聚集一些既有专业知识背景，又有情怀、有能力的人一起来做这件事。”

北大精神：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真正所爱

谈及北大对自己的影响，秦川认为，北大的独立思考、思想自由、多元文化、兼容并包是自己最喜欢的地方。

“我感觉在北大评价标准是非常多元化的，并不是只有学习好这一种，比如说你创业很厉害、你学生工作很厉害、甚至你志愿服务做得很厉害，大家都会很认可你。”

一路走来，秦川总是喜欢接触各种新事物、学习各种新知识，除了目前涉及的领域，她还对香水十分感兴趣，也想有机会去考个 CFA、CPA。总之，她从来不会把自己限制在某一个领域。

“我要不要做一件事情的判断标准就是，它会不会为我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北大在刚入学的时候就一下子给你打开视野，让你能看到更多的可能性，你可以自己去选择，而不是你根本看不见这些可能性，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比如说这个桌子上只有一盘菜你吃它，并不能代表你喜欢这盘菜，有一桌子菜你还吃这盘菜，才能说明你是真的爱它。”

医学部的宁静和踏实也是秦川最喜欢的地方，“校本部感觉比较热闹，医学部比较安静，能够明显感觉到不同氛围的碰撞，还是挺好的。”

燕园故事

Story

张智昱：从北大生科到临床医学

■ 记者 / 韩 娜

人物简介

张智昱，2015 级临床医学 7 班。2016 年 9 月由生命科学学院 2014 级转入医学部 2015 级临床医学（五年制）专业。曾获 2014–2015 年度光华奖学金。

学业之余兴趣爱好广泛，能够演奏多种乐器，高中时期通过钢琴业余十级考试；擅长羽毛球，曾获 2017 年“北医杯”羽毛球赛男子单打冠军。2017 秋季学期担任北医阿卡贝拉清唱社社长，积极参与学生社团工作，带领社团蝉联北医“十佳社团”和北大“品牌社团”称号。

转专业：医学梦想实现

2014 年，张智昱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医学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但是由于医学部在新疆不招收汉族学生，因此他先考入生命科学学院，并从一入学便做好了转医学专业的详细规划。

在大一和大二阶段，张智昱根据要求修了医学部的基础课程，在医学导论、医学史等课程上，涉及医学历史、医学哲学、医学人文等方面的讲述和讨论，包括对当前医患关系、医疗行业、医疗形势的介绍，使他对医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更进一步坚定了学医的信念。“这些课程帮助我树立了对医学的正确观念，在跟生科的同学聊天的过程中也会从更不一样的角度去理解医患关系。”

在准备转专业的过程中，张智昱需要读很多医学方面的书，两边图书馆之间的馆际合作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借还书、预约、数据库，这些两个馆都是通用的，特别方便。在本部借、在医学部还，或者在医学部借、在本部还都可以，这两个馆就相当于一个馆。”

合并之后，医学部和校本部其他专业之间的学生可以申请互相转专业。据医学部教育处统计，2009 年至今，从本部转入的学生有 14 位，来自于生命科学学院、元培学院、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物理学院等不同学院；从医学部转到校本部的同学有 27 位，也同样来自不同院系。

回忆起转专业的经历，张智昱说：“能够互相转专业，特别好，但是在具体操作上还是有些复杂，手续还是蛮多的。先要在校本部办一个转学出手续，然后转入医学部，学号、户口都要换。所以要跑转单，就像北医定向越野一样，各个办公室都得跑一遍，以至于后来跟各个部门的老师都很熟，还是希望以后能够更加方便一些。”

做科研：北大的训练使我受益匪浅

大二的时候，经由一位生科院老师的推荐，张智昱就开始跟着医学部基础医学院药理学系的一位老师做科研。

在校本部期间，学校和院系会组织一些科研沙龙，邀请不同领域的实验室进行宣讲，这其中就会有一些涉及医学领域的实验室，参加宣讲会的同学中也有不少医学部的学生。可以说，对于北大的学生，这种不同院系之间的科研接触机会还是很多的。

“对于生科的同学来说，想选医学部、分子医学研究所、

2018 年 3 月 11 日，北京大学双创中心报告厅举办北大哈佛音乐交流会。

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的实验室进行学术科研活动都是可以的。我的一个生科的高中同学，就选择了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生物统计方向的一位导师来完成毕业设计。”

回忆起两年的北大生科的学习生活，张智昱认为，让他受益最多的就是对学生个人思维、创新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训练。

“很多类似医学部 PBL 的小班讨论课，会鼓励你去思考、去提问、去表达，还有一些专门的课程来训练你的科研思维，这为医学部 PBL 课程所注重的在阅读文献、归纳整理资料以及临场表达展示等方面的能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玩社团：本部的资源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对于喜欢音乐的张智昱来说，北大百年讲堂的音乐剧、演唱会，是不错的资源，演出质量高，价格也便宜。

进入医学部后，张智昱参加了北医阿卡贝拉清唱社，并且担任了社长。在任期间，张智昱很重视社团与北大校本部的交流与合作，曾联系社团去北大本部演出，并且积极参与本部组织的各项文艺活动。

2018 年 3 月，中艺杰第五届国际文化交流节举行，哈佛大学 LowKeys 合唱团走进北京大学交流演出，北医阿卡贝拉清唱社的成员们也参加了北大・哈佛音乐交流会。“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通过这种交流演出我们也收获了很多。”

2017 年 9 月，北医的阿卡贝拉清唱社参加了北大校本部的百团大战。“我们就和北大的阿卡贝拉清唱社摆在一起，进行一些宣传，发传单、贴海报，最后大概吸引到了十几位同学的参与。”

为了方便本部同学，北医阿卡贝拉清唱社在医学部团委的支持和协调下，特意在北大本部借了一间排练厅，每周一次进行排练。“大家特别积极参与，很多同学也十分愿意报名参加医学部这边的一些文艺演出，比如药学院的元旦晚会等等。”

近年来，通过医学部团委和校团委的密切协调合作，医学部的优秀社团如阿卡贝拉清唱社、阳光爱心诊所等，能够参与到本部的百团大战之中，进一步增强了社团的影响力，丰富了社团成员的构成。校团委也为医学部社团在本部的活动提供便利，在借场地等方面开设了通道。

据团委介绍，目前本部的一些优秀社团如山鹰社、车协的骨干成员中，不少都是医学部的学生。“他们从本部预科回来之后，会继续在本部的社团里担任职务，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谈文化：不同的基因才能相互补充

说起医学部和本部的不同，张智昱认为，医学部更加强调班级的概念，这一点给了他更好的归属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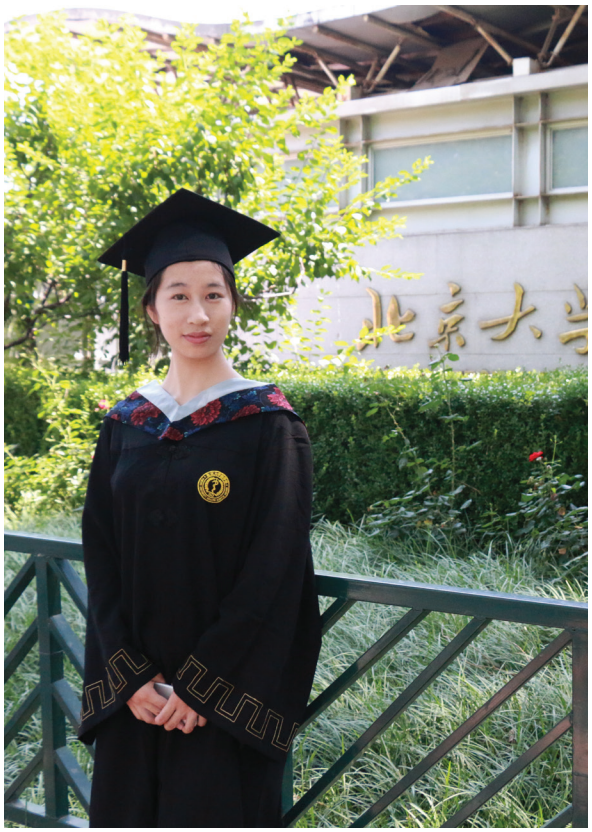
“本部有很多独行侠，像生科院每级大概有 120 个学生左右，分四个班，但就是象征性的划分一下，基本没有班级的概念。同学们相对来说比较松散，很多时候都是各干各的，主要通过社团活动来拓展人际关系。而医学部这边，很多活动都是以班级为单位参加和举办的，比如‘团支部风采大赛’、‘班级风采展示’，我觉得这点挺好的，能够把大家凝聚在一起，更加有一家人的感觉。”

与此同时，北大自由、民主的思想传统也对医学部的学生产生了不少影响，近几年来，医学部的学生更加善于通过合适的手段表达自身诉求。

张智昱认为：“让北医的同学也能够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争取一些权益，这个不是一件坏事，而且也增加了校领导和同学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比如近期的自习室开放时间的问题，我觉得同学们提的特别好，处理的也特别好。同学们在 BBS 上一说，大家马上有一个特别积极的响应，教室管理中心第二天就找各方代表召开座谈会，一下就解决问题了，我觉得特别好，点赞！”

相对于北大的多元，北医安静的氛围对张智昱来说更具吸引力，“北医的人比较少，感觉比较安静，我更喜欢这样的氛围，感觉自己在这种环境下更加能够沉心在学术上面。”

燕园故事 Story



人物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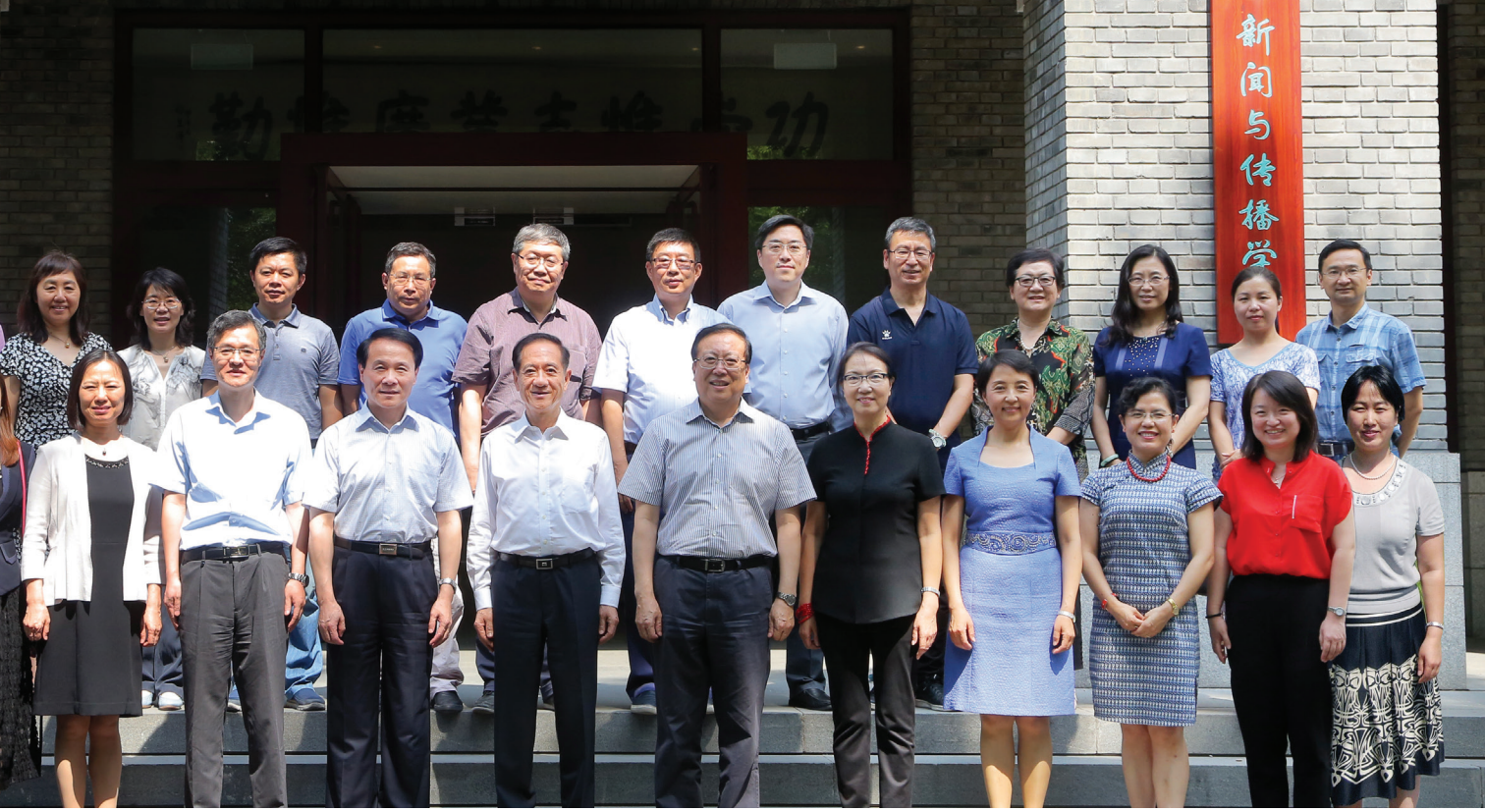
李智宇，北京大学护理学院 2013 级本科生，2014 级艺术双学位学生，2017 级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健康传播方向）。本科四年曾担任北医学生舞蹈团部长、北大学生实践促进协会项目部部长；负责的课题获 2015 年度医学部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二等奖；获得北京大学学习优秀奖、北京大学优秀医学生二等千金药业医学教育奖等奖励奖金共 4 次。硕士阶段担任北京大学健康传播协会学术部部长；获得第十二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十佳论文奖。

2017 年，在原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韩启德院士的倡导下，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北大医学部跨学科合作，新传学院首次招收健康传播方向专业硕士研究生，首批录取学生 15 名，包括 6 名北大医学部本科保研生。

2017 年 6 月 16 日，北京大学健康传播专业硕士培养研讨会举行（如右页图片），与会嘉宾就健康传播专业硕士的人才培养、师资配置、就业规划等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

韩启德谈道，医学具有科学属性、人文属性和社会属性，传播学更是科学、艺术、人文等多方面的综合，因此，在学生的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等方面要认真探讨、慎之又慎。大家要明确“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的问题，为精细布局和具体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

2017 年 9 月首批学生入学。该专业学制两年，学生毕业将获得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学位。此次北大探索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在新闻传播专业硕士学位里开设健康传播方向，在全国属于首次。



健康传播——在交叉领域中探索无限可能

■ 文 / 李智宇

缘起

健康传播于我而言，就是将医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综合体。

我本科来自北大医学部护理学院，四年的医学类课程和临床护理实习，不仅让我对医学与健康有了系统的了解，也促使我不断去思考医学与健康在实际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医学部的人文类课程和医院实习，在一个个案例下，在与患者、家属、医护人员的相处过程中，我开始去思考健康、疾病、死亡、疼痛、快乐之于人的意义，开始思考医疗保障的公平与公正、生前预嘱、医患沟通等问题，也越来越体会到，在医疗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医学更需要一些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人文素质，而健康，也需要以既科学又有趣的方式促使人人重视、人人行动。

与此同时，学校双学位的机会也给了我更多的视角。我也在北大艺术学院学习艺术学双学位课程，其中美学、哲学的课程给了我人文的视角，也教会我采用批判性的态度去看待“生命”、“生活”等命题；其中的影视剪辑等实践课，也让我去思考如何用更易于受众接受的方式去传播事物。

医学部和艺术学的专业背景使我一直以来都对大健康领域的人文视角感兴趣，想更深入地了解医疗中软性的一面，也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健康、重视健康、向健康靠拢。因而，在保研阶段也积极搜寻着“医学人文”、“健康教育”、“体育与健康”等“健康 + 人文”属性的专业方向。在我开始准备这些专业保研申请手续的某一天，非常幸运且机缘巧合地收到护理学院的一条通知：新传学院开始招收健康传播方向的专业硕士！

“健康传播”，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组，从字面上来看，这不就是我一直寻找的最吻合的“健康 + 人文”领域吗？在去图书馆迅速看完《健康传播：身与心的交融》和《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后，更加确定了这就是我最想去深入探索并付诸实践的领域。而这次新开设的健康传播项目正好也是北大的跨学科强强合作，超强阵容的跨学科平台，有无数个理由让人心动和憧憬。

申请

这大概是我申请季中最为认真、也最为充分的一次准备。

保研申请算对自己大学经历和知识的一次系统梳理，跨学科的保研申请则更像是对自己价值观、人生观的一次梳理。个人陈述需要让自己更深入地思考“为何选择健康传播”和“为什么适合健康传播”，简历需要让自己梳理大学的社会实践经历、社团经历、学术经历，推荐信则需要让不同的老师做出客观评价（例如，

健康传播协会“一日医生”体验活动

专业课、人文课、双学位课）。这个过程虽然略显繁琐，但也是难得的一次人生复盘机会。

在等待审核通过期间，跨学科的压力也考察了自学能力。没有传播学基础的我需要在短时间对传播学知识有最基本的了解，我相对系统地学习了《传播学概论》和《传播学研究方法》两本书，也开始去阅读传播学的文献。虽然之后的面试并没有用上太多，但这次突击学习让自己更了解了传播学对健康的延伸拓展，也让自己更坚定了将健康传播视为心之所向。

作为健康传播的“黄埔一期”，新传学院对面试非常重视，考察的非常全面：既有对传播学基础知识的考察（如5W），对健康传播的个人思考，健康传播知识的考察（例：如何在农村开展健康传播），也有对本科科研经历、英语表达等方面的问答。医学部的社会实践、大学生创新实验、导师课题组科研等众多医疗健康类学术和活动机会，都能给面试带来亮点。健康传播项目的生源专业背景主要为医学部各专业和新闻与传播学两大类，如果本身具有其他跨学科的背景，也会很有优势。在健康中国战略的影响下，健康传播也需要不同学科来碰撞出新的可能。

初学者

自学院开学典礼上老师们对北大健康传播“黄埔一期”的说明和动员后，作为跨学科的我们明白，从此必然会有更多的使命和压力。

使命既来自于国家的健康中国战略、北大对健康传播专业的开拓实践，也来自于自己内心深处对于健康传播的热爱。

压力既来自于新项目的未知探索，也来源于必然欠缺的传播学或医学基础。

不过，令我感到非常惊喜和幸运的是，健康传播虽然是个刚起步的项目，但是有众多老师陪我们一起探索，新传学院和医学部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平台，教学师资力量很强大。

在健康传播专业课程方面，新传学院和医学部都精心打造了针对我们健康传播的必修课，例如许静老师的《健康传播研究》，带我们探索了健康传播研究的热点话题，大量阅读文献，并在最后引导我们每个小组实践独立的健康传播研究；刘新传老师的《健康传播前沿问题》，特请健康传播业内各界专家，为我们开展健康传播前沿讲座，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带我们认识不同维度的健康传播；医学部常春老师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则带我们思考了健康、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的意义，以及它们与健康传播的关系。所有支持我们、引导我们的老师，和这些量身定制的课程，都是我们探索这个未知领域的灯塔，都给了我们面对所有压力的勇气。

在基础课程方面，新传学院安排的《传播学理论》、《传播学研究方法》、《中国传播思想史》等传播学必修课为我们硕士阶段的学术科研及专业实践都打好了夯实的基础；其中非常人性化的一点是，学院和医学部联合为我们健康传播的同学额外设置了几门先修课，我们医学背景的同学可以去参加新传学院本科生的传播类课程（如《媒介与社会》）来巩固传播学基础，同时，非医学背景的同学可以去医学部补充学习几门入门的医学课（如《预防医学》、《卫生事业管理》等）。

健康是一个几乎融入所有领域的话

韩启德院士与健康传播师生交流。

题，北大作为一个综合性大学，除了有医学部提供垂直的专业性支持外，其他各个学院的医学健康类课程也为我们提供了多样化视角。而这一点，对健康传播至关重要。健康传播作为一个高度跨学科综合的领域，不仅仅只是医学和传播学的结合，还是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环境科学、信息科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的碰撞产物，需要融入不同的视角来思考健康话题。学校的跨专业选课平台给了我们足够的跨学科的能力，其他学院开设的诸如《健康医疗大数据：理论与应用》、《医学人类学专题》、《人口健康与卫生经济专题研究》、《医学美学与大众生活》都从不同的学科视角为健康传播融入灵感。

新传学院和医学部合作的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我们的“双导师制”。新传学院、医学部不同专业的两位导师，强强联手，算是健康传播项目的顶级配置了吧。同时，我们所选导师的细分方向也不尽相同，例如偏向于风险沟通、跨文化传播或者广播电视等不同方向，我也选择了和自己兴趣相匹配的广告（数字营销 / 创意传播管理）方向，想继续从艺术、科技、人文的角度去探索健康。不同的细分方向能让我们按个人的兴趣在健康传播领域发展，也为健康传播项目提供更多元化的进展路径。

无限可能

健康传播项目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师资力量和学习平台，因而，我们便有机会去探索属于自己的健康传播无限可能。

健康传播协会就是这条探索路途中的重要一环。在许静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和医学部的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创建了北京大学健康传播协会——以健康传播为主题，响应“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参与“健康北大”时代进程，致力于深入大学生群体，以引领健康观念，普及健康知识，开展健康志愿，研究健康传播为宗旨的实践促进类社团。社团聚焦于健康传播领域，以健康理念传播、健康志愿服务、健康传播学术研讨为三大基本职能。社团虽然刚成立不到一个学期，但我们举办的品牌活动——“一日医生”志愿者体验活动，受到学校各专业学生的好评，让不同专业的人都有机会近距离了解医生、医院和医疗。而之后即将稳步推行的“校园常见病”科普、可视化的健康传播、影视作品中的医疗健康等活动也是我们与不同专业的同学、跨社团合作来探索健康传播无限可能的一条线路。

正如我们每个人选择导师细分方向的不同，我们个人想要探索的健康传播领域也不尽相同。我偏向于“健康传播 + 艺术”，例如医疗剧、公益广告、创意传播、医学博物馆等健康娱乐教育；我的同学们有正在做健康科普电台的，有偏向研究医患沟通的，有偏向医改政策的，也有独睐于女性健康传播的……每个人都在试图寻找属于自己的健康传播的无限可能。

作为项目的第一期学员，关于现实的未来，我常常会充满着疑问。我们没有往届的经验，没有就业案例可供参考。健康传播的我们之后会在哪里就业，健康类媒体？医疗互联网公司？医院的宣传部？政府部门？医疗健康类企业？我们没有确切的可以看得到的路标，我们需要自己去努力接近属于自己的那个答案。在韩启德院士与我们的座谈会上，他也多次强调了我们丰富的机会和为这些机会所需要的准备。在机遇与压力并存的境遇中，我们唯有珍惜项目所给予的平台，付出必要的各种努力，来不断靠近健康领域中属于自己的那个无限可能。

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主题为“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无疑需要社会共治、人人参与，而“传播”作为与人打交道的中介，始终渗透在各领域的诸多环节。在与全球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的健康话题中，健康传播也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需要不同领域的人来与健康传播碰撞，为健康中国的建设迸发出无限可能。

乔杰、谢晓亮、汤富酬团队

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

■ 文/《北医人》记者 韩 娜

2014 年 9 月 19 日，世界首例经 MALBAC 基因组扩增高通量测序同时筛查单基因遗传病和染色体异常的试管婴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这标志着我国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这一研究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乔杰教授团队、北京大学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的谢晓亮教授团队以及汤富酬教授团队共同合作完成。

这项研究不仅是多学科交叉合作的结果，也是将基础研究成果成功应用于临床的重要实例。

带着临床问题寻找方法

在全球范围内，人类的生育力呈明显下降趋势，我国不孕不育率超过 10%，预计有 2000 多万夫妻承受着不孕不育的痛苦。

现代的辅助生殖技术帮助很多不孕不育的夫妇成功获得了健康的后代，但是即使经过最先进的技术治疗，国内外平均活产率也仅为 30% 左右，很多疑难病例经历多周期、长年反复治疗，仍未获得成功妊娠，“怀不上、保不住、生不好”是很多育龄夫妇面临的极大困扰。如何有效解决不孕不育对于家庭和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

制约治疗成功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在于，人类对调节生殖细胞、胚胎正常发育的分子机制认识有限。

生殖细胞（精子和卵子）是人类维持生命延续、代代相传的种子和纽带。这类特殊的细胞与其他细胞有何不同？基因表达调控的特征是什么？祖父辈及父母把哪些遗传序列、表观遗传记忆保留给后代？哪些表观遗传记忆信息必须需要清除？人类对其还缺乏深刻的认识。

北医三院乔杰教授一直想深入了解卵母细胞成熟过程减数分裂的分子机制，但是囿于技术原因没有实现。谢晓亮教授的单细胞扩增测序技术的出现，为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传统的基因测序技术使用的材料是数百万个甚至更多细胞的混合DNA样本，得到的结果只是一群细胞中信号的平均值，单独细胞的特性不容易监测，只存在于少数细胞中的突变基本上被掩藏。另一方面，早期发育的胚胎细胞等样本量稀少，不足以进行多细胞基因组测序。

因此，在单个细胞水平上对基因组进行测序十分必要。通过研究单个细胞内

首例 MALBAC 胚胎全基因组扩增测序试管婴儿研究人员与新生儿合影（从左至右：谢晓亮、乔杰、闫丽盈、汤富酬）。

的遗传物质，有望理解生殖细胞发育的分子机制，还可应用于医疗领域，帮助疾病的诊断。

2012 年，北京大学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谢晓亮与他的研究团队实现了单细胞全基因组扩增的技术性突破，首次报告了 MALBAC 技术，并在 2012 年 12 月 21 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题为《单细胞全基因组测序探索精子重组规律和非整倍体》的论文。

单细胞全基因组测序技术是在单细胞水平对全基因组进行扩增与测序的一项新技术。其原理是，将分离的单个细胞的微量全基因组 DNA 进行扩增，获得高覆盖率的完整的基因组后，进行高通量测序，用于揭示细胞群体差异和细胞进化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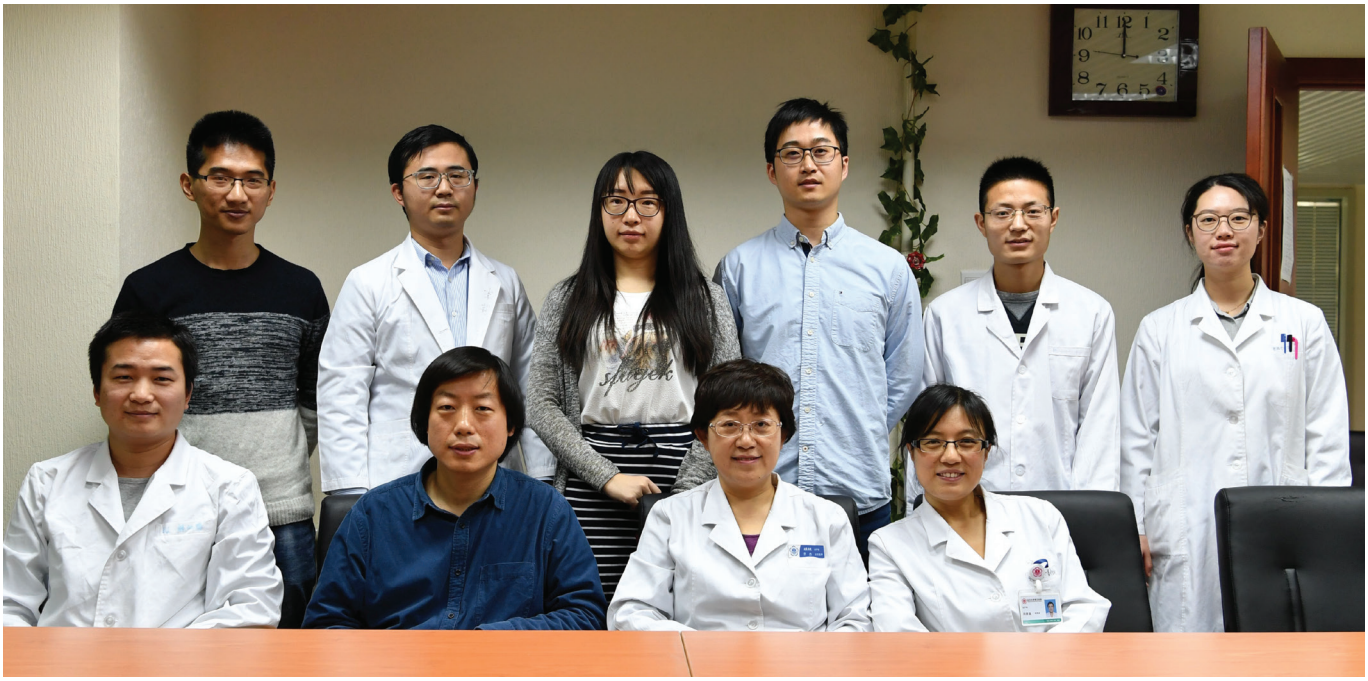
谢晓亮说，单细胞全基因组测序在未来生物医学研究中大有“用武之地”，随着和乔杰的合作，他的这句话很快变成了现实。

交叉碰撞产生奇妙火花

说起乔杰和谢晓亮的合作，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北京大学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的汤富酬教授。汤富酬是乔杰和谢晓亮的引荐人，同时其团队也是研究小组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9 年，汤富酬课题组首先开发了一种单细胞 RNA 转录组分析技术（‘Tang2009’程序），自那以后，各种各样的单细胞 RNA-seq 方法也相继开发出来，如 Smart-seq、CEL-Seq 和 Quartz-Seq。这些方法已经迅速成为解析单细胞转录组复杂性的有力工具，特别是在胚胎和神经发育、细胞重编程和癌症进展研究之中。

在汤富酬的引荐下，基于对人类生



合作团队主要成员合影

殖领域的共同兴趣，乔杰、汤富酬、谢晓亮以及他们研究团队骨干共同参与了这个项目，围绕人类生殖细胞与胚胎发育机制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三个研究小组共同对课题进行设计、结果分析讨论，有效进行沟通交流。具体工作分工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要负责临床相关研究，包括卵母细胞获取、体外受精、单细胞显微分离及挑取、数据分析等工作；汤富酬研究组主要负责样品处理、单细胞基因组的扩增及质量检测、高通量测序文库的建立等工作；谢晓亮研究组则通过技术手段，对高通量数据进行分析。

医学、生物学、方法学的交叉碰撞，产生了很多火花。既有好的想法，又有具体的实施步骤，再加上好的方法，课题组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

2013 年底，课题组通过“单细胞基因组扩增”的技术，在国际上率先完成了人类单个卵细胞的高精度全基因组测序，研究成果发表于生命科学领域的世界权威学术杂志《细胞（CELL）》。第一次显示了 MALBAC 技术在试管婴儿临床应用的可能性。

2014 年，乔杰、汤富酬研究团队在《自然（NATURE）》杂志上首先报告了人类植入前胚胎的 DNA 甲基化特征：精卵结合后，父母的表观遗传记忆信息（基因组 DNA 甲基化）被大规模擦除，而印记基因的甲基化得以精确维持、重复序列元件上也保留了大量 DNA 甲基化，从而传递给后代；胚胎着床后，基因组 DNA 重新甲基化。

这一研究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国际表观遗传学专家 Wolf Reik 和 Gavin Kelsey 在 NATURE 杂志同期发表述评，称此项工作“为研究人类胚胎发育的表观遗传调控奠定了基础，有助于评估辅助生殖技术对人类健康的长期影响”。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 40 多个健康的宝宝通过这个技术诞生在北医三院。

随着研究的进展，在方法学层面也进行着不断地突破创新，MALBAC 的二代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将会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反哺临床应用。

利用平台打造合作空间

事实上，对于乔杰来说，寻找合作伙伴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作为研究者，乔杰平时会通过看文献、听报告，来关注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希望能够找到跟自己研究相关的契合点。

在北大，不同学科的专家会经常通过学术报告的形式，交流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正是在那里，乔杰遇到了后来的合作伙伴——汤富酬和谢晓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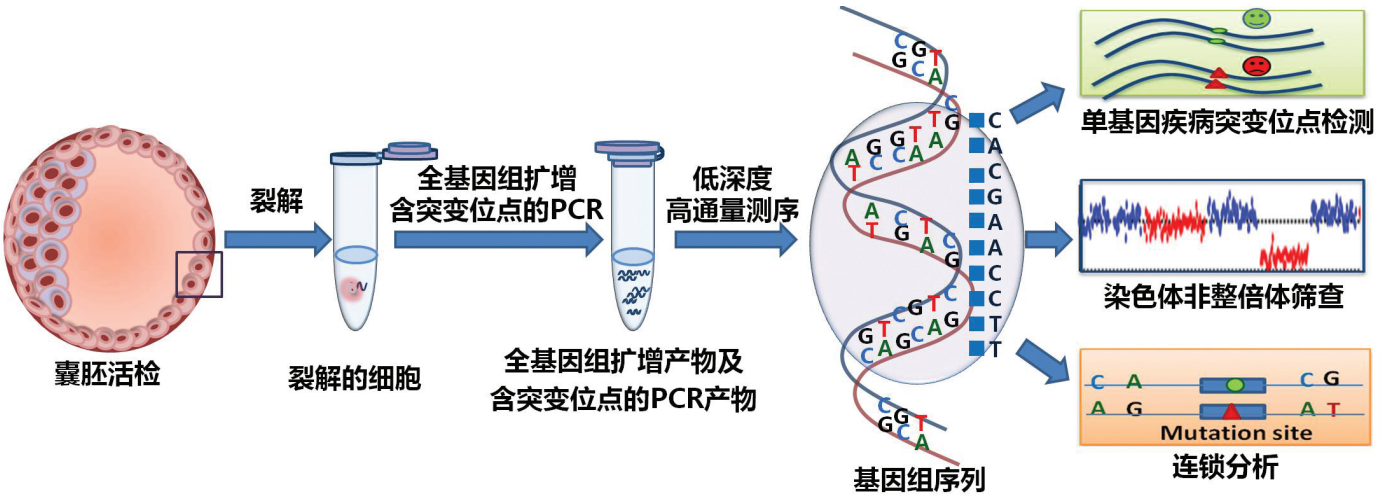
“得益于北大这个平台，很幸运能够遇到他们，我们又都对生命科学特别感兴趣，所以从最初的理论机制的阐述到后来的临床应用，能够挑选出健康胚胎，帮助患者生出健康宝宝，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特别快乐。”乔杰说。

30 年前，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郑萌珠在北医三院诞生。首例试管婴儿缔造者，被称为“试管婴儿之母”的张丽珠教授，就是乔杰的老师的老师。

张丽珠在第 13 次胚胎移植时获得了成功，但背后的失败远远不止 12 次——这只是把受精卵移植回子宫的手术次数。在当时的技术和设备条件下，光是取卵就经历了许多困难。

对此，张丽珠一直十分乐观，“国外第一例试管婴儿，做到 102 例才真正成功。人家也不是那么容易，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容易的事。”

这种面对失败百折不挠的乐观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当时还是一名学生的乔杰，并通过生殖中心五代人的共同努力，继续



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新方法示意图——MARSALA 方法，高通量测序同时检测突变位点、染色体异常以及连锁分析。

传承下去。

“我很庆幸进到北医三院的第一天，就被带到张教授面前，帮她管试管婴儿的病人。她付出那么大的努力把事业做下来，我们现在的条件这么好，又赶上国家发展的最好时代，跟他们相比，这些困难真的不算什么。”

在团队中，这些热爱生命科学、喜欢探索新知、愿意为了攻克难关而付出更多努力的人聚集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也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乐趣。

“我觉得医学、生命科学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因为永远有新的知识、有更好的方法去认识世界，你得掌握这个方法，这个过程是其乐无穷的。”乔杰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参加讲座、会议、组织培训、交流会……她永远在学习的路上。

通过自身经验，乔杰认识到，不同领域的头脑风暴对于交叉学科的研究十分重要。作为北医三院的掌门人，乔杰也在医院积极创造条件，建立多科学中心，如包括了骨科、急诊科、神经外科、普通外科、胸外科、泌尿外科、成形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麻醉科、危重医学科等 12 个科室的创伤中心；此外，还进一步加强同校本部其他学院，如工学院、信息学院的交流合作，促进 3D 打印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CELL 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乔杰研究组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汤富酬研究组的合作研究成果——人类原始生殖细胞中基因表达的表观遗传调控相关研究，首次报告了人类原始生殖细胞不同于动物模型小鼠原始生殖细胞的表观遗传的关键特征

韩鸿宾交叉学科团队

“尊重”是学科交叉与学术创新的第一要素

■ 文/《北医人》记者 徐 璐

科学繁荣发展几百年，传统学科在与前沿新兴学科的交叉发展中获得不断前进的动力和新生。学科交叉是催生创新的重要形式，对于医学而言，学科交叉的魅力就在于发现和解密未知，揭示疾病之谜，并由此找到预防和治疗病痛的方法，保障人类健康。学科交叉的成果很美丽，但过程却会充满艰辛，学科间跨度越大，越是艰难。

韩鸿宾教授走过这种艰难，他同来自医学、药学、化学、物理、数学、计算机、信息等不同领域和学科的专家组成团队，经历十数载努力，最终破解了大脑深处的未解之谜，开辟了一片新的研究天地。其研究团队发明了一种新型磁成像方法，阐明了脑深部纳米尺度的细胞间隙这一超微结构的特征，发现脑内新的解剖分区系统，提出脑分区稳态的理论假说。他们希冀以此为基础，脑科学和脑病治疗进入一个全新发展阶段。

一路走来，韩鸿宾最大的感触就是：“尊重是学科交叉、学术创新的第一要素。”这个尊重不是礼仪上的微笑、点头、握手，而是对历史的尊重、对彼此学科的尊重、对大学之感恩和尊重。

韩鸿宾教授与交叉学科团队

尊重历史，发现未知

作为一名医生，韩鸿宾此生从业的理想是“解决”脑卒中这一人类顽疾。

25 年以前，介入手术被认为是治疗缺血性卒中的有效手段，然而，他在临床治疗病人的过程中发现，无论是口服药物还是介入手术都无法真正解决根本问题，治疗成功率与理论上相去甚远。

在回顾了脑卒中研究的历史文献后，他发现真正原因在于当时诊断水平的落后，人们甚至无法在脑缺血数个小时后在医学图像上发现缺血的区域。

为此，韩鸿宾放弃了当时热门的介入治疗专业，转向医学成像这一领域。

经过 6 年多研究，在解决了卒中的超早期成像显示难题后，韩鸿宾继续对下一个卒中治疗难题进行攻关，即如何让神经保护药物通过血脑屏障进入缺血区发挥作用。经过近 10 年的努力，韩鸿宾没有任何突破性进展。而在 2011 年，全世界药厂和研发单位也纷纷宣布神经保护药物治疗卒中以失败而告终。

面对学术界和产业界对脑病治疗探索失败的打击和困惑，韩鸿宾回顾了神经科学史乃至医学史，他发现脑科学的研究体系和核心理论根基上存在缺陷，换言之，以“细胞学说”为核心理论根基的医学研究存在一个系统漏洞，人们对细胞生存微环境的了解远不如细胞本身。

“细胞学说”是现代医学与生命科学发展的核心理论根基。近 100 多年的神经科学也主要是围绕神经元、神经网络和各类胶质细胞而展开的。尽管最新研究表明，脑细胞外间隙占据了活体脑近 20% 的容积空间，并且这个结构为脑内神经细胞提供了的直接的生存环境，同时也是药物发挥作用的必经之路，但是人们对脑细胞外间隙的认识相当匮乏，在医学专著中也很少涉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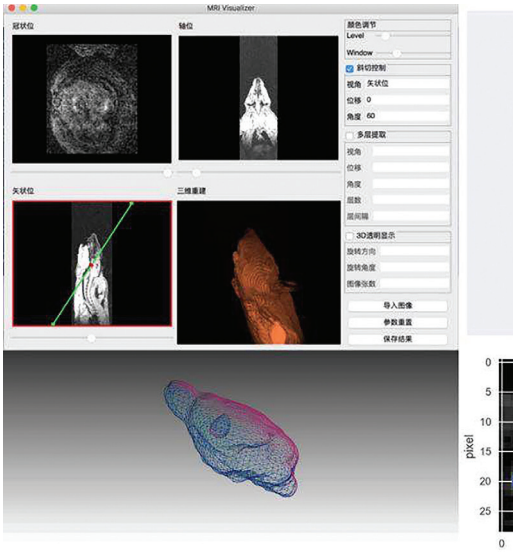
韩鸿宾认为，当我们对脑结构还存在如此大的一个认识盲区时，无论在新药研发上还是在脑病治疗上，都无法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更无法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

上世纪末，美军从哈佛大学购买了“经脑细胞外间隙给药治疗脑病”的专利技术，但由于对细胞外间隙结构及其间隙内分子运动的规律的不掌握而无法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

目前，针对脑细胞间隙的探测主要依赖美国科学家发明的电化学、光示踪两类技术方法，这两种方法只能探及脑皮层的浅表区域，对脑深部广阔区域的细胞和神经网络微环境空间乃至空间内的类淋巴组织液的引流途径却只能“望洋兴叹”。因此，研发可以探及深部，甚至全脑细胞微环境的活体分析方法就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从 2007 年开始，韩鸿宾将研究方向锁定在了“探索和解密脑细胞外间隙”这个领域上。“当你去探索一个未知世界时，首先要尊重历史。”这是韩鸿宾的学科交叉尊重的第一准则。

“做科研，首先要问自己做的学问值不值得做，是不是在浪费人类的资源和自己一生有限宝贵的时间。这个答案只能到历史中寻找，厘清科学史、医学史、自己所在学科的历史和发展脉络，你才可能



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在整个体系中的位置，才可能客观清醒地分析和判断好未来发展的道路和方向。”韩鸿宾说。

学科交叉，解密未知

针对脑病治疗的难题，韩鸿宾从历史中提炼了未来的方向和要解决的科学问题，但无奈的是，现有的工程技术手段无法解决这些难题，于是他决定自己来建造一个新型测量分析系统。

“你发现，没有任何工程和技术平台可以给你的问题提供现成的帮助，对不起，你的人生就比较悲催了，你就得先变成一个工程技术人员，来填补这个空白。”韩鸿宾调侃道。

与一般的科研课题攻关不同，做探测系统是个大工程，从探测和定量分析系统的整体设计，到数学建模、信号源合成，再到信号采集、信号处理分析、计算和成像可视化……这一路，每一步都是一个坎。韩鸿宾开始了一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艰辛历程。

除了医学成像是自身的本行和专业外，韩鸿宾遇到的问题涉及了众多学科：信息科学、数学、化学、计算机、药学……他要“补”的课很多。

2000 年，为了探索脑缺血区超早期水分子布朗运动定量测量的难题，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两校合并后，韩鸿宾跑去北大“蹭课”，学电磁学、学计算机、学数学…他还在美国获得了磁共振成像序列设计物理师资格，成功解决了脑缺血超早期诊断的难题。2004 年，韩鸿宾又专门到德国慕尼黑 LMU 大学去学习数学建模，建立了一套损伤后定量分析血脑屏障通透性的成像分析方法。

“补课”让韩鸿宾了解其他学科，能用对方学科的语言与其沟通。“尊重，就是我跟研究数学的人用数学的语言跟他说话，遇到计算机和信息领域的专家，就要用他们的专业语言跟他沟通。”韩鸿宾解释。

研究成果荣获华夏医学科技奖一等奖

韩鸿宾的“学科交叉尊重第二准则”是：尊重其他学科。

韩鸿宾最先遇到的是一个数学问题——细胞外间隙超微结构空间内分子运动的建模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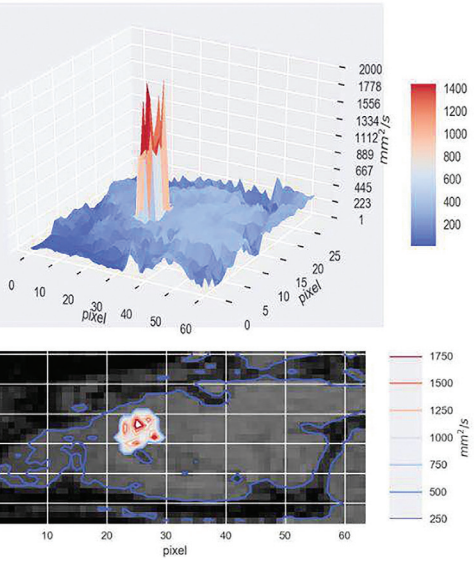
这是个纳米尺度的超微结构，没有人“踏足”过这个超微结构空间，也没有任何先验知识，只能假设它的空间构象。对这个不规则的超小空间的理论建模是最困难的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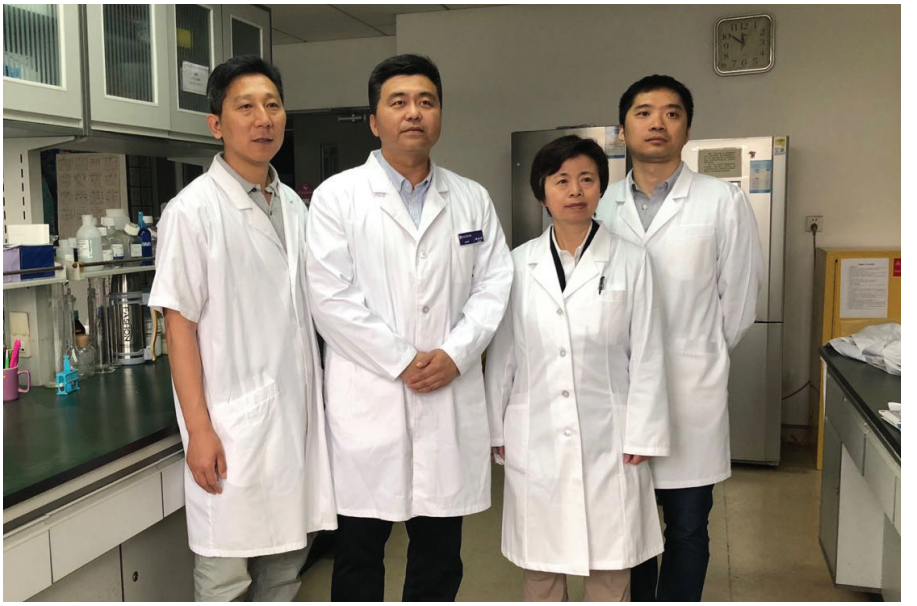
“当有位数学家愿意跟你坐下来商量那个世界的样子时，我就基本成功了一半。”当韩鸿宾寻求数学专家的合作时，他强调需要用数学的语言来解释他在医学上遇到的各类问题。

正是对其他学科科学家的足够尊重，让他有机会寻找到同样尊重医学、尊重生命的跨学科合作伙伴。

在请教了几位数学领域的专家后，韩鸿宾终于遇到了北京大学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的李柯伽和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的刘会坡，他们对治病救人的医学事业有着极高的崇敬感，这个动机让这场合作极为顺利。

“柯伽和刘老师把自己当成小学生一样，极为谦逊地尽力理解我说的每个专业名词”，这场跨学科的大讨论经历了无数次星巴克、COSTA 咖啡店的打烊，“与一个数学领域的人的合作特别艰难，因为他们极其较真和精准，与医生的思维模式





上图从左至右依次为：左图：韩鸿宾与数学专家刘会坡、物理学专家洪远凯讨论建模计算；中图：细胞微环境活体成像分析系统工作界面；右图：韩鸿宾与药物化学专家袁兰、贾彦兴、梁磊在实验室。

非常不同，简直像是两个平行世界的人在交流。”韩鸿宾说。

建模完成后，系统需要一个特异分布于细胞外间隙的信号源，解决探测深度的最佳能量源就是射频，要求所合成的分子探针要在间隙内发出射频信号，系统再对这一微弱信号进行捕获和采集。

为了合成这个全新功能的化合物，韩鸿宾与化学和药物领域的专家进行了广泛而长期的探索与合作。

在解决合成、提纯的问题后，还要解决好化合物的生物相容性测试，失败了一次又一次，前后历时 6、7 年。终于，在药学院袁兰、梁磊、贾彦兴课题组的支持下，课题组合成了新型光磁复合探针。

整个系统中较为轻松的就是医学成像这个环节，作为获得序列设计物理师资格的临床医生，韩鸿宾带领团队比较顺利地解决了信号采集这一难题，来自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王为民、许胜勇，来自基础医学院的崔德华、闫军浩、洪远凯，来自临床神经科的马长城、傅瑜等专家都参与了这项艰巨的攻关工作。

最终，韩鸿宾带领的交叉学科团队发明了优于国际通用测量技术的活体超微结构成像分析方法，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至此，未知世界的大门被打开。韩鸿宾也因此在国家自然基金委跨学科部获得了信息学部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研究成果获华夏医学奖一等奖。

过程很艰辛，韩鸿宾团队很执着，结果很美好。“如果你的耐力不够，如果对其他学科的尊重不够，那么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导致你的失败。”韩鸿宾说。

融合创新、大学精神

凭借系统在技术性能上的突破，韩鸿宾团队不仅阐明了脑深部区域纳米尺度细胞间隙的超微结构特征，还发现了脑内新的解剖分区系统，并进一步建立了新型给药方法—简单扩散给药。

课题组采用极微量胞二磷胆碱就实现了脑缺血性卒中神经元的预防性保护作用。这意味着，很多被宣布无效的神经保护药物，将有可能通过这一新型给药方法获得“复活”。新方法较美军从哈佛大学购买的专利技术更加高效、低毒，并在 2015 年获得国际发明专利。

韩鸿宾认为：细胞学说需要细胞微环境学说作为补充，同等重视脑细胞微环境的脑科学将有望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韩鸿宾还有一个心愿，即在大学建设一个国际一流的细胞微环境活体成像分析平台。将平台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细胞外间隙探测与成像分析技术基地，进而联合各个学科发展好“细胞微环境”理论，为“细胞学说”这个医学发展体系的完善和未来医学做出贡献。

走过多学科交叉的科研道路，韩鸿宾更理解了“大学”的本质和意义。

作为世界、国家、民族精神、文化、文明传承的载体，大学也同时孕育着世界的未来。对科技创新和科研工作者的支撑正是大学精神的具体体现。尊重和热爱培养自己、成就自身事业发展的大学，在教书育人、传承知识、文明和文化的同时，珍惜和建设好大学，这是韩鸿宾的“尊重第三准则”。

受益于大学的韩鸿宾，亦是感恩大学，希望最大程度地回馈大学。探索未知，为后学留下知识和技术是回馈；建好学科和平台，促进科学之发展，亦是回馈。同时担任科研处处长和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的韩鸿宾，希望于在任期间，以北大医学的胸怀和理念，带好科研管理队伍，以一流的科研管理支撑和服务好新时期国家“双一流”大学的建设，以此来回馈大学，回报国家和社会。

致谢：林晓冬老师对此文亦有贡献。

大学是通向未来的桥

林建华在北京大学建校 12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校友，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北京大学建校 120 周年。首先，我代表学校、并以个人名义，感谢大家的到来。

就在前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学校视察，高度评价了北京大学对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对学校的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给予了充分肯定。总书记明确提出对中国大学发展的三点期望，也对北大未来的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总书记还在讲话中特别强调青年一代的极端重要性。认为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希望新时代的青年人要爱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要励志，立鸿鹄志，做奋斗者；要求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要力行，知行合一，做实干家。我们的新时代青年，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不辱时代使命，不负人民期望，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120 年前，甲午战败，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本，在开学校”。改革旧教育、建立新学堂，成为了变法的第一要务，北京大学也由此而生，并从一开始，就以探求民族的未来为己任。

戊戌变法迄今的 120 年，中国的变化可谓波澜壮阔。当时的中国危难深重，维新变法、兴办新学是为了救亡图存。自那时起，北京大学就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引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促进新文化运动发展，到点燃五四爱国运动的火炬；从率先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北方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从开创中国的现代大学学制，开研究生教育先河，到在战火的硝烟中，千里跋涉，与清华和南开一起创建西南联大；从改革开放，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到百年校庆，推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120 年来，北京大学始终坚守着建校的初心和使命，坚守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庄严承诺，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福祉，不避艰险、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国家和民族振兴的伟大时代，这也是北大发展最好最快的 40 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促使我们以更广阔的胸怀和更大的信心，重新审视自己、审视世界。我们虚心学习和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和北大实际，全力推进学校的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和成就。

北大的核心使命是培养能够引领未来的人。我们积极推进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建设多样化的专业教育体系，激发兴趣，调动学生主动性、创造性；我们立德树人，构建通识教育体系，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思辨能力，努力使学生懂自己、懂社会、懂中国、懂世界。

学术队伍是大学的核心。优秀大学最重要特征就是能够聚集最有潜力的学者，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学术发展环境，使他们成为杰出学者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优秀教师。我们积极推进人事体系改革，完善教师学术道德和职业规范，营造良好制度和文化氛围，使“近者悦，远者来”；我们全面实施新的更有竞争力的教师聘任、评价和薪酬体系，大力引进优秀人才，帮助青年教师更好成长。今天的北京大学已经聚集和培育了一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师队伍。

产生推动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新思想、前沿科学和未来技术，是北大学术发展的核心任务。我们面向学科前沿，组建跨学科研究机构，鼓励跨学科合作；我们推进院系综合改革，促进学科调整，增强院系活力；我们结合国家和地方需求，合作共建应用研究机构，推动产学研合作，聚集社会资源，增强学校核心竞争力。今天的北京大学已经成为装备精良、在许多领域处于国际前沿、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研究型大学。

大学是高度依赖个人创造力的学术机构，大学管理的真谛就是使每个基层组织、每个人的创造潜力都充分释放出来。大学的治理体系改革应当着眼于院系、教师和学生的发展。我们坚持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推进学部建设、权力和资源配置重心下移，增强院系自主权和发展活力。今天的北京大学是一所对未来更有信心、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的学校。

120 年光阴，转瞬即逝。北京大学从一个旧体制脱胎出来的婴儿，已经成长为屹立于世界的现代大学。先贤们的渴望、追求和对未来期许，很多已经成为今天的现实；那些已经淡出人们记忆的纷争、质疑、疑惑和彷徨，都使我们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定。北大从未忘怀肩上担负的家国责任，始终坚守着“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以敢为天下先和大无畏的反思与批判精神，激励自己不惧艰险、砥砺前行。这种精神和价值理念，已深深根植在北大人的灵魂深处，时刻影响着我们的价值判断、思维方式和举止言行。

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120 年并不短，但与世界上动辄数百年乃至近千年

的著名学府相比，北大仍是很年轻的，我们还需要在未来时光的流淌中，增进学术积淀，累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今天，北京大学正处在第二个甲子的终点上，也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起点上。李大钊先生曾说过："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

一百多年前，蔡元培先生也曾讲道，"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在一个新的甲子，北京大学如何能够不辱使命，续写新的绚丽篇章？这是北大和北大人必须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新时代，新的技术、新的中国、新的世界、新的未知，所有这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气势向我们涌来。我们将面临两方面的机遇和挑战。一是信息和智能科学引发的新技术革命，改变了知识的传播方式和学习方式，大学对知识的垄断地位已不复存在，这一场新技术革命还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存和生产方式。二是国际化和中国的兴起。中国变化太快了，短短几十年，就从基础薄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不仅让世界错愕，就连我们自己的很多人也还没有完全适应。世界的变化也太快了，全球化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也诱发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政治思潮。

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影响触及到了人们的观念和灵魂。历史的沉积与未来挑战、传统观念与新技术、平静的校园与喧嚣的社会，过去的、今天的和未来的，都在校园中相互撞击和博弈；技术至上、功利主义开始蔓延，鱼龙混杂的各类信息削弱了信仰和确信的力量。人们前行的脚步如此之快，已经把自己的观念和灵魂抛在了后面。一些人变得焦躁不安，于是开始质疑新技术、质疑全球化、质疑一切，甚至质疑人类的未来。

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需要哲学家的思辨，更需要所有人共同的行动。这个时代并不缺旁观者，更需要的是责任与担当。不同观点的碰撞、辩论、质疑甚至批判是有益的，但我们更需要在价值层面建立共识与确信。共同价值、共同愿景是社会的、也是大学的基石。这个时代更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科学与人文精神唤醒人们的良知。引领社会风尚，将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责。

在这样一个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时代，大学和大学教育也需要改变。大学不再只是学习知识、研究学术那么简单了。研究与教育、学习与创造、知识与素养、理论与实践、学校与社会等各种要素都将融合在一起，将使大学成为一个孕育着远见、创造、善良和责任的海洋。人们在其中浸润成长，去打造更美好的世界。多样化教育体系、个性化因材施教、实践中的学习、师生共同的探索和创造、跨文化体验，启迪智慧、陶冶情操，北大的教育正在努力为学生提供非凡的学习和成长体验。

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新思想、新技术、新事物大量涌现，已大大超出了传统思想理论体系的范畴，探索、创新和实践成为了时代主题。"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只有海纳百川、兼容并包，才能激活思想，涵育出真正的学术；才能让学问更有思想的锋芒，让思想更有学问的根底。要打破固有思维模式和学科界限，既要学习和借鉴成熟的理论体系，更应当从中国自己的实践中总结规律、形成新的理论。

知识是人类共同财富，一所真正的大学，莫不将自己置身于璀璨的世界大学星群之中，思想和心灵的交流是没有国界的，大学是世界的。同时，任何一所优秀大学都要根植于深厚的国家和民族土壤，大学又是国家的、民族的！

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既要向世界其他优秀大学学习，携手并进，更要扎根中国大地、融入中国发展、弘扬中华文化，探寻中国大学面向未来的发展道路。

今天的北大像是一座桥，连接着民族的过去与未来。在这里，人们可以静下心来，反思过去，眺望未来。应对新技术时代，需要我们创造更多的新思想、新文化、前沿科学和未来技术。面对国际化挑战，需要我们以更宽广的胸怀和视野，使世界读懂中国，让中国读懂世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建立人类共同体。

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能够让我们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请相信，作为"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的北大，作为"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的北大，一定能够担负起时代重任，守正创新，迎接挑战，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党的十九大，为中国的未来描绘了宏伟蓝图，"双一流"建设规划为学校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展望未来，我们有决心、也有信心，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守正创新，把北大建设好、发展好，真正使她成为世人向往和景仰的伟大学术殿堂。

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过去的120年，是北大发展的一个璀璨的篇章，其中的每一页、每个字都承载了北大人对国家民族的情感与奉献，这让我们万分珍惜、无比自豪。

我们庆祝北大建校120年，特别要感谢伴随北大成长的一代代教职员工，他们深厚的学术造诣和远见卓识，以及深深的家国情怀滋养了北大，培育北大的菁菁学子。我们要感谢千千万万的北大校友，他们在各行各业的卓越成就和巨大贡献，成就了北大的辉煌。我们还要感谢一直关心和支持北大的各界朋友，无论在战争和艰难岁月，还是快速发展的今天，他们始终与我们站在一起。我还要感谢在校的4万多北大学生，你们的青春、独立、敢为和梦想，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先贤们用他们的心血，铸就了今日的北大，在这个庄严的时刻，让我们对他们再次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封底摄影：黄政翔